

市狎

林

三鳥

白羽著





錢鏞四部稿二部作

# 獅林三鳥

## 卷一 目錄

- 
- 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初踏江湖·····    | 一   |
| 第二章 | 小賊孩·····     | 二三  |
| 第三章 | 半隻胳膊一條命····· | 四〇  |
| 第四章 | 尋仇人來·····    | 六一  |
| 第五章 | 江邊決鬥·····    | 八〇  |
| 第六章 | 劍奪爭鋒·····    | 一〇二 |

# 獅林三鳥 (一)

白羽作

## 第一章 初踏江湖



青陽老拳師多臂石振英，這一天，把姪兒陳元照叫到面前，說了一套話。說得是陳元照武技粗成，年逾弱冠，應該出而問世了。

陳元照生得中等身材，體格健強，面色微紅，長頰劍眉，兩隻眼奕奕有神。只看外表，便知道他是個聰明外露，活潑強幹的少年。他今年恰好二十二歲，屬蛇的。

石振英教陳元照坐在自己身旁椅子上，他就捫着短髯，徐徐說道：「元照，你現在很不小了。你的五行連環拳打得不錯，很見功夫；你的雙拳，招術拆的也頗有進步。你若踏上江湖，足可以擔當一陣了。你馬上步下的功夫，樣樣都還拿得起來；盤馬彎弓，足可以進得武場，考個武秀才，武舉人，並不算難。你是我老朋友的兒子，從小沒爹沒娘；我又沒兒沒女，拿你當自己的兒子看待，你是很明白的。你已經二十二歲，你大娘屢次催我給你提親，我只說不忙。我知道你年青氣傲，不願墮沒鄉間；你早想出去混混

，創一番事業；你又想應考投軍。我不是捨不得教你出去；你的功夫雖然好，若說到出門在外，交朋友，對付人，却怕你未必能行；我是爲這個，有點顧慮。常言說：『在家千日好，出門時時難；』一路上車船店脚，莫說你們年青人，就是我們這種老江湖，還覺得很難對付哩。你們年青人血氣未定，有勇無謀；一句話說不上來，就要耍胳膊根，講究打。老實說吧，那個不行。你們年青人沒有功夫還好，既然會個三招兩式，我真怕你們在外頭惹禍招災。在外面混，總得講究拉攏；兩眼烏黑，一些也行不開；所以必得交朋友。可是江湖結納最是難事；一個交友不慎，還怕他將你拖入渾水。我爲了這些個顧慮，才攔你的高興，不肯放你單身出門。現在你也過了二十了，應該出世了；並且也早該給你說親了。你大娘恨不得在本村，給你定下一個門當戶對的姑娘，擇日成婚，了却這件大事。我的打算却不然，我盼望你先出世，再成家。老早的娶個女人攔在家裏，未免消磨人的壯志。固然有我二老這點薄田，不愁你小兩口的衣食；況且還有你父親留下的那份遺產，現在也可以找你們本家，教他們老老實實吐出來；你更吃不盡，花不完。但是這話也兩說着，創業難，守成更不易；那怕有幾頃田，幾十所房子，單交給你們一個小孩子手裏，沒有老成人照護着，用不了三年五載，管保吃窮賣盡！」

陳元照微微一笑，才要開言；石振英兩眼釘着元照，笑道：「我這話你不信麼？我

告訴你，北黃村黃四癩子，東莊贈頓飯，西莊磨兩錢，你看他像個乞丐吧；你可知他三十年前，是有名的黃四少爺嗎？他就是爹娘早死，又遇上了壞人，把一份家當全教人算計去了。」跟着又說到青陽縣某村某姓的獨生子，老爹一死，少爺當家，只幾年的光景，便把數頃良田，揮霍殆盡。原因是自有窮親戚，壞朋友，勾引你吃喝嫖賭；再不然，慫恿你謀官經商；早晚把你的良田化爲烏有，那夥幫閒才肯告退。到那時少爺也有了經驗，成了大爺了；可也窮了，變成光蛋了。」年青人不要自覺有把握；多麼有把握，也禁不住壞小子引誘。」石振英接着說：「這都是舊話，說來你也聽不進去。常言道的好，學成文武藝，貨賣帝王家。你的武藝學得差不多了，真該出去歷練歷練了。我的意思，先教你到鎮江，投奔你黃師兄，在鏢局混個一年半載；不爲掙錢，先見見識面。一年以後，你願意幹鏢局子，你就跟着他做下去。你若是胸懷大志，不願當鏢客；那麼考武場，投軍伍，都隨你的便。現在教匪鬧得很厲害，朝廷中正在搜羅武勇人材，往後不愁沒有出路。老姪，你的主意打算怎麼樣呢？」

陳元照果然人小心不小，不願考武場，嫌遲慢；不願當鏢客，嫌卑微；他願意仗劍從軍，憑一身武技，殺賊立功，一舉揚名。石振英聽他說出己志來，微微一笑，暗暗不悅。石振英的打算，本盼望陳元照先投鏢局；有黃元禮照應着，他好放心，庶幾不負當

年老友陳嗣同臨終託孤之重。至於做官，他們這江湖人物大都不以爲然；以爲官場風險，非我輩粗人所能應付。

石振英身爲保父，願意陳元照在鏢局至少至少混上兩年。要元照自己掙上百八十兩銀子，拿他自己掙來的錢，回來娶媳婦，辦喜事。教他稍嘗人生艱辛，然後再鬆開手，把家業都交給他，才算對得起故人。不意這一商量，叔姪二人的心路並不一樣。陳元照很精神的坐在一旁，向石振英叫了一聲：「伯伯，我還是奔四川吧；我打算一逕投奔羅思舉羅軍門去。羅軍門也是個江湖出身，憑一個飛賊，建立軍功，直作到提督分上，實在是個英雄。我聽說人人都誇他是現在的黃天霸，在他手底下做事，將來姪兒也可以混個一官半職，教伯伯，伯母看着喜歡。」

石振英搖頭道：「那不行；你是不曉得，教匪羣中也很能人；要不然，聲勢怎會一天囂張一天？羅軍門也連吃敗仗，很不得意哩。再說羅思舉別看做了提督軍門，照樣受文官旗員的氣。看你不出，你原來是個小官迷！你可不知道宦海風濤，險得很呢。我看你總得先到鎮江，見見你大師哥去。告訴你，你年紀青，從來沒出過遠門；現在初出茅蘆，你第一步先得學乖，後學做事；末了才說到升官發財，揚名立業哩。」

陳元照是石振英自少撫養大的，他的拳技又是石振英親手教的；另外又給他請了兩

位老師，一位教詩書，一位教弓馬。石振英總算對得起亡友；石振英的話，陳元照自然不敢違拗。當下石振英吩咐老妻石奶奶，整治行裝；並且說：「把我的那把刀，那袋鏢，那隻匣弩，和飛刀，蝗石，袖箭，都拿出來帶着；我足足的有五年沒用這些東西了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怎麼伯伯也要出門麼？」石振英笑道：「你一個人頭一趟出門，我怎能放心？我打算親自伴行，把你送到鎮江去，交給你大師兄（黃元禮），我才放心。聽說你朱師叔（單臂朱大椿）也在那裏，給你黃大師兄幫忙哩；有他更好了。你朱師叔的武功，眼力，處處較比我強；你也好跟他學學，總能得着進境。」

陳元照楞了楞，一定不肯勞動石振英伯伯。無奈石振英非常小心，定要帶着陳元照一同出門。陳元照力辭不能拒，只可依從。

數日後，石奶奶把行李，路費，一切應帶之物，統統備好。石振英一樣一樣指給陳元照看：「這是二百兩銀子，窮家富路，走在道上應該多帶錢。這是你的隨身衣服和兵刃。」又指着一個錦囊，給陳元照看；內有千金良方，治刀創的，防疫避暑的，破解蒙汗藥的。另有幾包難得之藥，乃是五種毒藥暗器的解藥；內有一種用琉璃瓶裝着，什襲珍藏，非常貴重；是石振英的長門師叔山陽醫隱彈指神通華雨蒼祕製的化毒丹，專破西川唐大嫂一派的毒藥鐵蒺藜，毒藥飛刀，毒藥梅花針。這一晚，石振英將江湖上一切禁



忌，唇典，應行應知之事，以及對人要和諧，論武莫炫才等語，又對陳元照講了一陣；從前本已說過，這一回只是重新叮囑罷了。年老的石振英對亡友的孤子，越是不放心，越諄諄的告誡；可是年青的陳元照只覺得絮聒再三，未免聽着入耳生齷了。口中說道：「是啦，伯伯，我都記着啦。」

次日仍未成行。多臂石振英帶着陳元照，先進城打聽路程，道上好走不好走。石振英已有四五年沒出門了，他又一向多在川陝做事，江南道上並不很熟。打聽起來，近時地方不很安靖，又不是前一二十年的情形了。川陝教匪鬧得很凶，江南道上比較的謐靜，可是水旱綠林很多；長江下游。和連河漕道，頗有水賊縱橫，出門行路不甚容易。江南道上的江湖風氣，據說近來也有一變。從前頗講結納，著名鏢客的一桿鏢旗，綠林魁首的一枝響箭，在當年到處可以行得開；目下可就難說了。各處冒出來不知名的後起英雄很多，在綠林道中跋扈異常；許多武林前輩都說後生可畏。可是換個眼光來看，這時候又正是會武藝的人出頭露臉，創業爭雄的好機會。

石振英把路程問明，行裝備好，直過了三四天，叔叔二人方才負笈登程。由皖南青陽縣，往江蘇鎮江去，恰可搭江船，順流東上，一帆風直送到鎮江。叔叔二人都不願意坐船，却願意步下走，可以流連風景，可以看一看塵世間熙來攘往的情形。並且石振英

還有一番用意，步行之餘，忽然搭短趟車，忽然搭小航船，多與車船店脚磨牙，隨處可以指點陳元照，教他學學見識。

多臂石振英久涉江湖，飽嘗世味；天涯寄跡，到處爲家。這幾年息影故園，久與江湖隔絕；可是此日重上征途，頓憶前塵；儘管景物全非，却重嘗旅味，如走舊路。不覺的喟歎了一聲，道：「韶光催人老，回想當年，又是一般情景了！」陳元照却是山川觸眼，全覺新異。一老一少，心情各殊。

這一日風塵僕僕，叔姪二人來到蕪湖西南，魯港地方。石振英，陳元照已經走了幾天，走慣了，倒不覺勞累。江南春早，春陽當午，頗含夏意；兩人都有些燥渴。石振英道：「元照你餓了吧？咱們進鎮，吃點甚麼再走；我有點渴了。前一站就是蕪湖，是個大地方。我記得那里還有個熟朋友，姓梁，名梁公直，現開着寶豐米棧，又接辦得勝鏢局。我們逕可以在此地打尖，今晚趕到他那裏，不必打店了。」陳元照道：「哦，他開着鏢局，這可得開開眼。咱們爺倆走了這幾天，還沒有遇著江湖上的朋友哩。」又說道：「我也是有點渴，倒不覺餓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一到蕪湖，你就開眼吧。那裏也有鏢行，也有舖把式場子的；並且很有幾位出名的武師。只不過這都是六年以前的事情了；人事變遷無常，誰知道他們還在那裏不在呢。」陳元照道：「反正這位梁鏢頭不會離開的

，除非他是死了。」石振英咄的一聲，斥責他道：「你看你這孩子，這是怎麼說話？年青青的，怎麼一開口，就說喪氣話！」陳元照笑道：「我說的是真的，你老人家不是對我們說過，這位梁公直梁鏢頭已經六十多歲了？」石振英道：「哼，你還這麼說話！你們年青人總是自覺聰明，不肯認錯；那能一開口，就說人家死呀活的呢。」

叔姪二人且說且行，往魯港走來。這是個水鄉的小鎮甸，地點也還衝要；航艦糧艘停泊得不少。檣桅如林，篷帆掠影，老遠就望見了。展眼間，二人來到鎮口，樹蔭下一連擺着四五處酒棚，全用木板支架起酒案子。碧綠的竹竿，撐起方丈大的布篷；案上擺着十幾隻小黃沙碗，旁有酒罈。這是江南特產的米酒，老遠的聞見酒香撲鼻。案上還有許多菜碟，盛着下酒的小菜，皮蛋，鹹筍，腐乳，豆乾等物。布篷下聚着好些科頭跌足的漢子，這都是負苦腳夫。再往前走，進了鎮甸；鎮甸以內，熙來攘往，行人居然不少。一道長街，足有半里長；很有幾處酒館，飯舖。路西有一家小酒館，帶賣清茶，字號是『小飲和』。三間小廈，竹窗大開，正臨街頭；比起別家來，似乎敞亮清潔。石振英道：「這裏帶賣飯菜，地方又涼爽，我們就在這裏歇腳吧。」

石振英領着陳元照，進了小飲和酒館；遂揀了一副座頭，靠窗涼爽的地方。叔姪對坐，叫來堂倌，先泡了一壺茶，消解枯渴。然後點了幾樣菜，又叫了四碗米酒，又要了

一壺花雕。陳元照道：「伯伯，我不喝酒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不喝酒，很好。不過這裏的米酒別饒風味，你只管嘗嘗。這酒只當茶喝，一碗兩碗醉不了人的。」

陳元照端起米酒，呷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倒是比咱們家鄉的米酒強。」說着喝了半碗，就了一口菜，又道：「是好。」連飲兩碗，讚不絕口：「真是不錯，我再來兩碗。」這酒清醇淡香，陳元照一口氣連喝了五碗，還想要喝。石振英皺眉道：「行了，行了！你這個不喝酒的，比我這好喝酒的，喝的還衝。」石振英喝一口酒，要吃一口酒菜，只是慢慢的品味；這個陳元照却真個拿來當茶吃，竟不甚就菜。直等到把五碗酒喝乾，案上擺滿了空碗，這才讓道：「伯伯，你也喝呀。」石振英笑了，說道：「你倒是個海量，你居然能喝寡酒。」陳元照道：「這酒和甜水似的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可留神，這酒有後勁。算了罷，你不要再喝了；堂倌，盛飯來吧。」那一壺花雕竟不教陳元照喝了，只催陳元照吃飯；他自己却用小杯淺斟低呷，慢慢喝起來。一面喝，一面說：「你不用嘴饞；回頭米酒的力量發作了。只怕你又鬧燒心，快吃飯壓壓吧。」

叔姪二人在酒館，飲酒用飯，歇脚打尖；小小行囊和兵刃等物就放在座邊。才入座時，覺得燥渴，此時坐定，漸漸涼快。石振英連啜了三杯花雕，見陳元照只吃菜，飯還沒有來；便拿小酒杯，斟了一杯，給陳元照道：「你是眼饞，你只喝這一杯吧。」陳元

照欠身接了，又給石振英斟上一杯，叔侄二人倒酬酢起來。一邊飲啖，一邊憑窗眺望；雖然望不見江邊，却能看得見街上過往行人。小酒館酒客寥寥，因為這時並不是用飯飲酒的時候，十來副座頭，除了石家叔侄，只有四五位酒客罷了。有兩個酒客正在閒談，好像正說着本鎮上一樁新聞；福元巷談家，教人找上門了。石振英聽了，並不理會。

忽然聽得街頭上嘩楞楞，嘩楞楞一陣山響，似由街北向街南而來。陳元照道：「這是甚麼響？」不覺的欠身而起，探頭外望。石振英側耳一聽，說道：「這是搖虎撐的。」陳元照道：「虎撐是甚麼？哦，可是賣野藥的串鈴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我不是對你說過了，金，批，彩，掛，風，火，雀，要，是爲八大江湖。這搖串鈴賣藥的，他那串鈴在門裏就叫做虎撐。」陳元照停着回頭，眼觀外面道：「我知道，怎麼這串鈴響的這麼震心呢？伯伯，你老瞧瞧，這個賣野藥的他那個虎撐怎的這麼大？」

陳元照觸目皆詫爲新奇；石振英却懶怠看，仍喝他的酒，道：「串鈴有一定的尺寸，左不過一掌圓的圈口。：可是的，這個串鈴聲音各別。」也不覺側目往外尋看了。

隨着嘩楞楞，嘩楞楞的響聲，搖串鈴的賣藥郎中已經踱了過來。口操川音，念誦着生意經；是甚麼專治疑難大症，小兒科婦科，頭疼牙疼，痢疾鼓症，疔毒痔瘡，五癆七傷，跌打金創，善扎八法神針，以及甚麼仙傳祝由科，移花接木，起死回生。在他口中

沒有治不了的病，反掉一句話，却有救不了的命。石振英臉上浮出笑容來，向陳元照道：「你這傻小子，倒看直眼了。這都是江湖上混飯騙錢的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我知道；伯伯，你老瞧瞧，這個人真古怪。」石振英道：「那有甚麼古怪？」口說麼，順着陳元照指點的手，向外尋看過來。只這一看，石振英也不覺心中一動，道：「咦？」

但見這個賣藥郎中，年逾中旬，頭頂半禿；黃暗暗的一張瘦臉，却生得圓溜溜一對暴眼；腦後拖着一條小辮，曲如豚尾。穿寬綢長衫，擴落肥大，越顯得身形瘦削；高襪雲鞋，鞋新襪舊；人物與衣履十分不稱。左肩頭跨着一隻小藥箱，十分的敝舊；右手套着那隻虎撐，往上一舉，袖口肥大，腕子全露出來；手臂青筋暴露，手腕枯瘦如柴。只有他手掌中那個串鈴，比起尋常江湖人所用，直大過兩倍；鈴唇歪曲，半開半闔，似用過百八十年；裏面的鐵珠有棗兒那麼大，在串鈴裏面滾動時，幾乎要從鈴口掉落出來。賣藥郎中搖着串鈴，豁朗豁朗的響，把一對暴眼半開半閉，口中念念有辭，將次走近小飲和酒館。這人的奇形怪態，大抵是風餐露宿煎熬的，引得路上行人都向他看。

石振英把此人打量了一遍，回頭對陳元照說道：「元照，你看怎樣？你也覺得這個人古怪吧？」陳元照用筷子敲着飯桌，閒閒的說道：「這個人的形容穿章，好像不倫不類似的。大概這個人久走江湖，一定也不是安善良民。」他只是信口胡猜；多臂石振

英忍不住失笑道：「你不要裝假行家，我問的不是這個。八大江湖本來就是騙局，欺騙鄉愚婦人，乃是他的本等。我教你留心察看，這個人究竟是幹甚麼的？」陳元照脫口道：「不是賣野藥的麼？難道是喬裝改扮，微行私訪的官人不成？」石振英道：「你越說越離格了。我要試試你的眼力，不是教你胡蒙；你再仔細看看他。你難道不覺這個人的面相和他的眼神，很有奇特的地方麼？」

陳元照道：「唔？」立刻兩隻眼睜得大大的，探起身來，重新細看這賣藥的男子。這男子手搖虎撐，肩跨藥箱，一幌一幌的，已然越走越近，就要來到小飲和酒館門口了。

這個賣藥的郎中，形容憔悴，徐行在街心；那一對圓眼珠半睜半閉，隱呈迷離之狀，好像熬了夜似的。偶然側目旁睨，眼光往外一掃，却閃閃含光，直像一把夾剪。轉眼越過了酒館臨街的敝窗，把竊竊私議的石振英叔侄釘了一眼，又送了一眼。隨即扭頭看到別處，口中誦念道：「善治跌打損傷，傷筋動骨，中風不語，左癱右瘓，五癆七傷，男女疑難大症，小兒急慢驚風，痞積雜症，婦人七十二雜症，手到病除。……」

陳元照這才看出這個人的怪相來，叫了一聲道：「伯伯，我瞧出來了，這個人一定會功夫！你老瞧，他的眼神夠多足，那隻搖串鈴的胳膊直挺挺的伸出來，總這麼端著，你瞧他一點不嫌累。並且他的脚步別看踉踉跄跄的，你看他一提足，一落足，夠多麼穩

健。：「還要往下說，忽聞背後也起了啁啾私議之聲。一個人道：「二哥，你聽，這兩位一定也是行家，人家也看出來了！」另一個人道：「少說話，看人家聽見！」石振英愕然回顧，隔着桌子，有兩個酒座，正低聲說話；一個中年漢子，一個少年，看模樣像是本地商人，偶來小酌。兩人四隻眼正往這邊瞅着；細辨眼神，倒不盡瞅自己，恰和自己一樣，從窗口直望到街上，正自尋看那賣藥的郎中。和石振英眼光一觸，那個少年把中年人推了一下，兩個人登時不言語了，低下頭就吃菜；一面吃着，仍然嚶嚶私語，話可聽不出來了。石振英暗笑着，打量這兩人；忽然又有一個響喉嚨在那邊叫道：「王二爺，快過來，你瞧那個傢伙又來了。」

石振英扭頭一看，酒館門口立着一個跑堂的，手拿一條白手巾，一面倚門外窺，一面向另一個酒座點手。這位酒客大概就是所謂王二爺，竟應了一聲道：「真個的又來了，這可不好，保不定要出事！」停箸輟食，慌慌張張的走到門前張望，把脖頸伸得很長。但是賣藥的郎中已然走過去了；只見見背影，看不見面貌了。還有一個堂倌，兩個酒客，都擁到窗口門前，直眉瞪眼，齊往外瞧。

小小一座『小飲和』酒館，竟騷然聳動，一齊的釘看賣藥郎中。直等這賣藥郎中走出街外，大家還在呆看；並且七言八語，議論紛紛。曉得是怎麼回事的人，就嘖嘖駭異



：不曉得的人，就一疊聲打聽。

一個酒客說：「不錯，就是這傢伙，連這趟一共來了五趟了。」

堂倌說：「怎麼五趟？」掐着手指頭，數算道：「昨天四趟，前天兩趟，今天這一會，就兩趟。哼，光我瞧見的，這傢伙足來了九趟。……至少也有八趟。」

少年酒客低聲說道：「福元巷談家二少爺怕要搪不了！」

中年酒客低聲答道：「這傢伙竟敢堵着門口吵罵，一定有來頭的！」

另一飯客說：「我就不信這個！憑他光桿一個人，談家上上下下足有十幾個長工，叫出來，一頓侷揍，把東西打跑。再不然，報給地面，把東西子捆送衙門，拿他當土匪辦，無緣無故，在人家門口溜躑，這就有偷竊踩道的嫌疑，何況狗蛋的還嘴裏不乾不淨的罵街呢。」

一個人道：「他罵甚麼？」

那個堂倌答道：「上回王二爺跟過去聽見了。」

這些人齊聲問那個王二爺；王二爺抹着嘴，搖頭說道：「罵的話，咱們也聽不很懂；好像是說：『姓談的父債子還，爺們討債來了。』……」

少年的酒客隔着桌子問道：「真是討債的麼？」

中年酒客道：「憑談家豈是賴債的？你又裝糊塗了，『父債子還』，不過是一句比喻；這小子一定是尋仇的。」

那個王二爺好像口快心直，突然說道：「不錯，真是尋仇的。那傢伙堵着門口嚷，甚麼『兩刀加一鏢』啦，甚麼『半隻胳膊一條命』啦，又是甚麼『怎麼欠的怎麼還』啦；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到底也聽不出所以然來。」

一個人復問道：「沒聽見談家說甚麼嗎？」

王二爺道：「甚麼也不說。豈但不說，把大門一關，任憑人家堵門口叫罵，連答腔都不敢。」

堂倌歎道：「可歎談五爺一世英雄，無奈兒子不爭氣！」

那個中年人道：「他一個書呆子，想爭氣，也不會動刀子拚命啊！」

又一人道：「本來談五爺當年在西川道上，轟轟烈烈，威鎮江湖，保不住跟綠林結過怨。現在教人家找上門來，就看這位談二少怎麼應付吧。」

忽一人插話道：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這傢伙就只一個人堵門鬧，談家的人真個的連出來答話的都沒有麼？這傢伙恐怕明着是一個人，暗中一定還有同黨吧？……」

另一人道：「那可說不定，強龍不壓地頭蛇，談家是本地紳士；他胆敢登門尋釁，

暗中說不定就有幫手。」說至此，戛然語住聲斷。三四個人的眼光虛虛怯怯的，齊向石振英釘來。原來內中有一個人，瞥見了石氏叔姪身旁凳上放着的行囊，暗向衆人一指；這行囊長條形，外有一把帶鞘刀，內有一對銀光奪。這幾個人忽生戒心，一齊住口，散開了。酒客就坐下來吃酒，堂倌也過來照應買賣，所有的人全不言語了。

多臂石振英不由暗笑，回頭一看陳元照，把一對大眼都聽直了；低聲說道：「元照，你坐下。」陳元照憬然有悟的說道：「伯伯，你老聽見了麼？這裏面很有文章。」說時一指窗外道：「好像這個賣野藥的是個江湖上尋仇的人物，咱爺兩個打聽打聽去，好不好？」石振英微微一笑，暗使眼色道：「坐下。」故作勸酒，一按陳元照的手背，低告道：「你小心點，你剛才太露相了。」陳元照忙道：「我怎麼了？」石振英道：「你不知道？」背着身子，悄悄指那些人道：「你把眼全瞧直了，他們都衝咱們扭嘴。他們錯把你當做奸細了。陳元照把眼一瞪道：「是誰？」立刻眼光四射道：「我們那地方像奸細？」石振英急急把他攔住道：「傻子，你的神色就像跟賣藥的是一夥；咱們分明是外路人，况且又都帶着兵刃。」陳元照恍然道：「哦！」又不禁扭頭回顧那幾個酒客。那幾個酒客果然還在偷偷打量石陳叔姪二人；那個年青人伸着脖頸，探看陳元照身旁的行囊，和裹兵刃的那隻黃包袱。陳元照一回頭，那人連忙低下了頭；陳元照連瞪他兩眼。

酒座那邊，還有幾人喁喁私議。多臂石振英對陳元照說道：「你只低頭吃菜，不要瞧他們。你一瞧他們，他們更多疑了，甚麼話也不說了。這個賣野藥的一定不是尋常百姓，這裏面一定有事故。你要是願意打聽，你只裝沒事人；他們過一會，一定還要講究的。茶寮酒肆，一向是閒事閒非，亂講話的地方；你只張開耳朵聽，咬住舌頭看好了，千萬別問。你要明白，在生人面前，越問越不說，越打聽越瞞着。」

陳元照翻着大眼想了想，石伯父的話似乎有理，便不多話，低頭吃飯；却仍翻着一對黑眼珠，抽冷子，往酒座那邊偷看上一看。果然石振英的話很有道理，起初他們只望着石陳父子，避忌着不肯再說；過了一會，見陳元照只顧飲啖，毫不注意他們，他們就漸漸的重復講起來了。過了一刻，越說聲音越做，到底又高談闊論起來。有人親眼看見賣野藥的，堵着福元巷談家門口，拍門找人；兩邊巷口竟各有一個口音各別，形色刺眼的人物，在巷口外走過來，溜過去；賣野藥的出巷，他們才遠遠的跟着走了。一連兩日，都是如此；談論的人不禁替談家二少扼腕着急。尋仇人厲害，恐怕不僅鬥毆出氣就完結的，保不定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」酒客們反覆議論賣野藥的登門尋隙，如何聲色俱厲，如何潛有黨羽，如何談宅閉門納氣，不敢支吾；却沒有人說得出尋仇的原故，也不曉得起隙的由來。……

陳元照草草吃飽，眼望伯父石振英，有點焦急；低聲催促石振英，要過去打聽一下。又問：「伯伯，你看，我們先不上蕪湖，行不行？小娃的意思，……」說着笑了，道：「我打算……」石振英眼含着逗弄人的微笑，說道：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陳元照不肯說出己意。石振英道：「我替你說了吧，你打算打聽打聽，你打算打個抱不平，你打算在這裏打店，對不對？」陳元照嗤的笑了，道：「好伯伯，你真會猜，咱們今天晚上在這裏打店吧。況且，你老人家把我教出能耐來，總得露一露，試上一試。這一件事多麼氣人；你老訪一訪，咱們也看個熱鬧，行不行？」

叔姪二人正在低笑着爭執，那一邊酒座也在譁笑着爭論。有人說：「賣藥的不再來了。」另有人說：「不對，他今天還得再來一趟。」正在打賭猜測，堂倌忽然大聲叫道：「王二爺，還是你老猜着了，那傢伙真又回來了。」

這三五個酒客紛紛立起來，道：「又繞回來了麼？」堂倌道：「唵，他在對過酒攤上，坐下買酒喝呢。」人們齊聲道：「哦，喝酒了，就只他一個人麼？」都湊到酒館門口，向外面張望。陳元照也忍不住，探身往窗外看，却看着不着。隨即說道：「伯伯，我們出去看看。」石振英一笑起身，竟跟元照一同走過來；隨即站在酒館門口，往外端詳。酒館斜對面小小一座酒棚下，果然見那賣野藥郎中，把藥箱放在酒案上，叫了幾碗米

酒，兩碟酒菜，臉衝外吃喝起來。嘴喝着酒，兩隻眼骨骨碌碌，東張西看；顧盼之間，隱含煞氣。

街上行人好像都對他注意。酒棚下有三四個脚行粗漢，也在那裏喝酒，似看着這賣藥的神情古怪；內中一個多嘴的，就向他搭訕道：「喂，先生，今天的生意不壞吧？」賣藥郎中翻了翻眼珠子，說道：「啊，不壞。」仍啜他的酒，有點怠答不理的樣子。尋常的江湖生意人，巴不得有人和他說話，他好打開生意經，流口轍；這個人却離奇，不但寡言，而且口角生硬。那個饒舌的粗漢一指矮凳上的小藥箱子，又問道：「先生，你這箱子裏有甚麼藥？都治甚麼病？」

賣藥郎中把酒碗一放，臉上就像掛了一層霜，說道：「甚麼藥都有，單看你犯甚麼病了。你要治病麼？」

粗漢碰了一個釘子，別人都衝他擠眼泚牙；這個粗漢也沉不住氣了，登時發話道：「我說，喂，你這個人是怎麼說話！我好好的問你，你怎麼說我犯病？你別是犯甚麼病吧，這是甚麼生意話！」

酒館的人指指點點說道：「你瞧，要吵起來。」

再看賣藥的郎中，忽有所悟似的，把精神一提，眼光一轉，枯臉上堆下笑來；說道

：「我這藥箱，你別看着小，貴重的藥可不少；不敢說起死回生，也管保藥到病除。樣數倒不多，一百單八味，丸散膏丹，應有都有。」掌櫃的，再來一碗。「我是不會說話，朋友別見怪！」對這粗漢敷衍了幾句，便戛然而止，不再往下說了。却還是要酒，要菜：左一碗，右一碗，喝個不住；雙眸炯炯，仍望着那邊巷口。

那個粗漢這才把臉色轉過來，笑了。好像這個粗漢和他的兩個同伴都不知道賣藥郎中的來派，有點故意囉唆他，拿他當下酒物；說道：「喂！先生，你能治童子癆，黃病，雜療病不？」

賣藥郎中道：「能治。」

粗漢一指賣酒的老頭子，說道：「你瞧，這位黃老板，他耳朵底下那個大瘤子，你能給他治麼？」

賣藥郎中連頭也不回的答道：「能治，沒有治不了的病。」

粗漢道：「這大概得拿刀割開，擠出膿血來。」

又一粗漢道：「用藥蝕，行不行？」

賣藥郎中竟不答腔，仍自吃酒。隣近酒攤上，恰有一個漢子，光着一隻左腳，在那裏吃羅漢豆；這正是河邊的一個脚夫，腿上海長了一個瘡。先前那個饒舌的粗漢便道：「

趙老么，你那條腿還沒有好？現有先生，你怎麼不教他給你看看？」另一粗漢說：「這偶得貼膏藥，拔毒膏甚麼的。」

幾個人一齊慫恿趙老么，趙老么拖着他那條病腿，走了過來。原來是黃水瘡，流膿滴水的，失於潔淨，鬧得很重了。挨到這邊來，把那條病腿往凳上一放，整放在賣藥郎中的面前。賣藥郎中禿眉一皺，連連搖手道：「這個瘡我不能治！」才說出口，又嚥回去，改嘴道：「你這病叫做千年瘡，我這裏有藥專治你這瘡，只怕你捨不得花錢。」

粗漢們七言八語道：「你這先生可是外鄉人，瞧不起我們幹腳行的；爺們花個十串八串，還警不住。來吧，你那藥多少錢一副？是膏藥，還是麵藥？」

賣藥郎中哈哈一笑道：「我這裏有五福提毒散，又叫七厘散，斷毒丹；十五兩銀子一副。」

粗漢們譁然吐舌道：「你窮瘋了！」先說話的那個粗漢就挖苦道：「你朦老娘們行了，爺們都是外面闖江湖的，你開方子也得掂量着分兩。你把你那馬眼睜開了！」還要往下說；那賣藥郎中吧的一拍酒案子，震得酒濺杯傾，厲聲道：「我沒有強逼你們瞧病，也沒強逼你們買藥，十五兩銀子，愛治不治！」雙目一睜，閃閃的吐出寒光；把頭一轉，如一把利剪似的，將這四個粗漢挨個斜瞪了一眼。並且說道：「我還告訴你，不



怕得罪你們幾位，你不是說貴麼？我還不賣給你們。貨賣識主，我這是真藥，不賣假行家。——掌櫃的，再來一碗酒！」

四個脚行登時鬧了起來；這個賣野藥的別看人單勢孤，雙眼一瞪，比脚夫們還利害。賣酒的老黃一看要打起來，連忙央告勸解。街上過往行人也圍過來，七言八語的排解，酒棚下聚了許多人。「小飲和」酒館門前那些人雖然聽不見因何吵鬧，却高登台階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堂倌對那王二爺說道：「王二爺，你瞧怎麼樣？這個賣野藥的真橫！」才說出這一句，另一個人攔他道：「瞎，少說閑話！」堂倌立刻住了口，不言語了，向石家父子偷看了一眼。

多臂石振英扶着門口，和陳元照並肩而望，也都看見這一場小熱鬧。陳元照劍眉一皺，向石振英說道：「這個東西真可惡，一定不是好百姓。伯父，咱們過去勸勸去。」說是勸勸去，實在是想管管去。多臂石振英哈哈大笑道：「孩子，出門在外，多看少管，多聽少道，這裏頭不定有甚麼離奇把戲呢。咱們快吃飯，吃完了飯就依你，咱們澈頭澈尾把這一回熱鬧看完了。」叔姪歸座，不再喝酒了，催着上飯。石振英一面吃飯，一面低告陳元照：「你知道他們爲甚麼吵嗎？」陳元照道：「沒有聽見。」石振英道：「看他們比手畫腳，指一指大腿，又指一指藥箱子，一定是瞧病講價說擰了。本來這種賣

野藥的專會訛人；半文不值的切糕丸，他楞敢瞪着眼要三吊五吊，甚至一兩二兩。」

一霎時吃完了飯，付過飯賬要走；石振英扶着桌子，低頭一想，忽又說道：「堂倌，再泡壺茶來。」陳元照睜着一對大眼，只看着石振英。新沏的龍井茶斟了兩碗，還沒冷到可口；石振英往外一瞥，突然站起來道：「元照，咱們走。別喝了，咱們到店房再喝吧。」掏出茶錢，往桌上一放，伸手提起行囊，催陳元照快走。陳元照急忙探頭往外一看；那賣野藥郎中和那四個粗漢吵得很凶，高一聲，低一聲，搓拳挽袖，好像就要打架；賣酒的老黃橫在當中，作揖打躬的勸解，只是勸不住。不知怎麼一個講究，那賣野藥的聲勢咄咄，將揮老拳；却突然一變，滿臉堆下笑容來。只見他兩隻手比比畫畫，不知說了幾句甚麼；忽一俯腰，打開小藥箱子，拿出一個小瓦瓶來。從中倒出一些粉末，拿紙包好，竟塞在賣酒的老黃的手內。

老黃就遞給爛腿小趙，小趙衝著賣藥的作揖；賣藥的就連連擺手，從身上掏出一把銅錢，嘩朗的丟在酒案子上。立刻見他忽忽跨起藥箱，從好幾個看熱鬧勸架的身邊擠出來，邁開大步，奔小巷口走了。

## 第二章 小賊孩

陳元照愕然不解，隨着那賣野藥的後影，急張目尋看時，巷口內，任甚麼也沒有。不禁失聲道：「唔？」冷不防聽背後嘆喛一聲道：「怪呀！走了不是？別發楞了，傻孩子，跟我找店去吧。」石振英將發獸的陳元照扯了一把，出了『小飲和』酒館。

這時街上很有些閒人，七言八語，哼着哈着，綴下那賣野藥的，也奔小巷口去了。陳元照隨石振英出離酒館，也要跟踪過去；却被石振英拉住一隻胳膊，生生拖往後巷口江堤那邊。陳元照一疊聲問道：「怎麼，怎麼？」石振英四顧無人，低聲說道：「凡是綴人，別從背後綴；你要斜繞過去，迎頭綴最好。」陳元照點點頭，也回頭看了看，低聲反問道：「那個賣野藥的吵鬧的正兇，爲甚麼忽然走了？他把他的藥是賣給那個腿生瘡的人了，還是捨給他了？」石振英欣然說道：「你猜的不錯，他是把藥捨給人家了。你大概沒有看見，這個賣野藥的是個老江湖，可是我猜他脾氣必然很暴，自己按納不住，所以才和人吵起來。正在吵着，那邊曲巷口大約有他一個同伴，向他通了一個暗號，大概是責備他不該和一般脚夫粗漢惹閒氣。所以他這才換出笑臉來，把他的藥交給勸架的，再由勸架的送給買藥的。他既然在這裏生了事，自然不便再在這裏留戀了，他一定是追他同伴去了。」說罷，問陳元照道：「據我猜想是這樣的，你想對不對呢？」

陳元照十分佩服的笑了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猜的很對。」——但是石振英猜的並不完

那個賣野藥的並非因爲吵了架，才躲開。他是忽然接到把風同伴的警報，才走開的。在東巷口，有一個穿短衫的漢子，向他調坎：「窰口西添了生點，二人担托來兩個蓮果，老合馬前把合把合！」說的是：仇家門前，忽有兩個女子坐轎來了，催他快去看看。這坐轎來的女子，固然不見得準是談家邀到的能人，却保不定他們要喬裝改扮，伺機逃走。這斷不能放鬆；賣藥郎中不遑再和脚夫嘔氣，立刻回噴作喜，丟下一包藥，如飛的奔往福元巷。石家父子也急急繞了過去，來晚了一步，只看見兩頂空轎，六個轎夫，轎中人早已進入談家內宅了。

再看那賣藥的郎中，大概也是一步來遲，沒有看清轎中人的面目似的。那個短衣人在前急走，似乎引導着他；他把串鈴搖得豁朗朗響，大岔步緊走到談家宅前，直眉瞪眼，往門內端詳；門口却忽隆的一響，雙門緊閉了。賣藥郎中僅僅看見了轎中人的兩個背影，不錯，是兩個女子；一個中年婦人，一個少女，纖足，穿裙。

石振英和陳元照裝做過路人，由西口往東口走。那個短衣人忽走到空轎前面，向轎夫道一聲辛苦：「朋友，從那裏來？」轎夫用手指道：「西邊。」再問不答了；忙着拿根竹枝，剔脚上的泥。

那賣藥郎中却一聲不響，只上下打量這轎，忽然冷笑着扭頭就走。却又抽身，對着談宅的門口，大聲喊道：「相好的，時候可是到了；見也在你，不見也在你，爺們對不住，邀駕就只這一回了！」忽伸手一挖串鈴，從鈴唇歪露處，掏出一個鐵球來，一抖手，「吧！」打入門楣『五世其昌』的昌字上。喝道：「事不過三，太爺催第三回駕！」看熱鬧的聚了七八個人，一齊仰頭看時；那賣藥郎中搖起串鈴，分開看熱鬧的，昂頭而行，形跡不檢，一直往巷東走去了。又一拐，鑽入另一小巷。

陳元照道：「伯伯，快追！」石振英道：「別忙。」忽見另一小巷，鑽出來一個十幾歲的小窮孩子，奔到談宅門口來。石振英低聲道：「你別急，丟不掉他。咱們先到談宅門口看看，回頭就找店，反正他得住店。」陳元照道：「萬一他在此處有朋友呢？住在朋友家呢？」石振英一怔道：「對！：可是，你又忘了，他一定要到談宅來。我們找不着他，只在談家門口等他，再不會撲空。」陳元照方才釋然。

父子二人順巷路，緩緩的往談家門口走來。看熱鬧的指點着談家門楣，紛紛講究，還在聚而未散。那個小窮孩子也來看熱鬧，跟那幾個轎夫東一句，西一句瞎搭訕。陳元照趨近談家門口，仰頭一望，那『五世其昌』的橫楣，除了『其』字，竟每個字都嵌着一個鐵球；鐵球深入，幾乎陷沒不見。談家的街門仍然靜悄悄交掩；雖蒸人至轎停，也

還是緊閉不開，已開復閉了。陳元照回頭一望，情不自禁，竟趨奔門前台階，伸出手來，就要挖那鐵球。背後石振英吆喝道：「喂，幹甚麼，別討人嫌！……快過來吧。」立在轎旁邊，暗中打量小轎的款式，形迹；一面聽那個小孩子和轎夫搭訕閒談，暗自點了點頭。那個孩子竟是本地口音，石振英不禁又把這孩子看了一眼。看熱鬧的人個個泚牙吸氣，紛紛議論。聽了一會，略有所得；更將談家門戶仔細看了看。這是一片瓦房子，大院落，數十間平房；還有幾間樓房，建在福元巷的後面。在福元巷前面，僅僅看見小樓一角，猜不出這幾間樓房是住房，還是佛樓。一回頭，見陳元照正自傾聽看熱鬧人的聚語，遂低低噓唇，微嘯了一聲，把他嘯過來。兩人搭伴，繞着談家前後，走了一遭。

却才轉了半圈，走近後巷，忽聽頭頂「吱！」的響了一聲。石振英抬頭仰視，有牆擋着，任甚麼也看不見。急走開數步，再仰面一望；談宅後院那一角小樓，忽然樓窗半開，有兩個女子的面孔，正當樓窗下窺。一個中年婦人，豐容盛鬋，衣飾雅淡；一個少年女子，荆釵布裙，十分整潔；生得鴨蛋臉，直鼻小口，形容俏麗，膚色微黑。這兩個女人憑肩下看，星眸直注射到西巷口江岸那邊。兩個女子喁喁細語，忽然「瓜達」一聲，樓窗闔掩，看不見了。跟着談家的大門忽開，出來一個老頭子，把六個轎夫都叫進去了。石振英心中一動，把陳元照一扯，急急的轉彎抹角，奔到江岸那邊。

這江岸其實和福元巷還隔着半里地；走出了福元巷，外面乃是空堤。堤上有一個短衣人，倚樹站着，似臨江閒眺。忽見那個賣藥郎中從小巷出現，斜趨江堤，向那短衣人走去；兩人似打了個招呼，旋見那賣藥郎中折奔碼頭。石振英不便過去，隱蔽在牆隅，向外探看。那短衣人兀自倚樹而立，似有所待。果然耗了一會，那十幾歲的小窮孩子，從福元巷奔來，跑到男子身邊，好像告訴甚麼話。那個男子翻來覆去的盤問，小孩子就扯東拉西的回答。一問一答，過了好半晌，那男子掏出了一把銅錢，遞給了小孩子。小孩子接了錢道：「你還打聽甚麼不？」那短衣男子道：「不打聽了，你去你的吧。」那小孩子得了錢，歡天喜地的奔小巷走去了。

石振英心下恍然，看這堤上的短衣男子，向談宅小樓瞥了一眼，逕自下堤，也踱進碼頭去了。石振英忙和陳元照也抽身回轉小巷，躲着短衣人的視線，轉過福元巷，追及那個小孩子。向小孩一招手，叫道：「喂，我說小兄弟，你過來，我煩你一點事。」那小孩子回頭一看，笑了，走過來說道：「客人，你也要打聽甚麼事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正是。」立到拿出二百錢來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小孩道：「我叫唐六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唐六，我向你打聽打聽這裏的店房一共有幾家，那一家好？」小孩答道：「這裏只有兩家店，一大一小，一家叫慶合長客棧，一家叫招遠客店。客人你要是

不認得，我領你去。我可不自領，你得給我幾文辛苦錢。」石振英笑道：「那是自然，我知道你是專管跑碼頭，跑腿拉牽的；你先把這二百錢拿了去。」

小孩子很歡喜，把錢接過來，先數了數，道：「這是二百錢，剛才那位客人給我們一串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別忙，你把我們兩人領到店房，我也給你一串。」小孩子大喜道：「我今天買賣真好，不大一會，就賺了兩串。回頭我買蜜餞櫻桃吃去。」這個小孩才十四五歲，却生得很高的身量，專在碼頭上，給客人引路，跑腿，溜牲口，搬行李，做些負苦的事，每天找些零錢過活。

石振英遂命小孩引路，先投客棧。陳元照跟着石振英，東鑽一回，西跑一頭，心中覺着古怪。眼見那個搖串鈴賣野藥的男子彈門示威，揚長而去，應該追趕他去；而現在反倒做這些迂遠的舉動，先要投店，天氣又早，似乎很不必；不由向石振英嗔咕了幾句。石振英不耐煩道：「有甚麼話，到店裏再說。」陳元照仍道：「但是那個賣野藥的，只怕找不着了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怎麼……哼！」又道：「少說話，跟我走。」那個小孩子在前引路，聽見了，回轉頭道：「二位要找那個賣野藥的麼？你可以問我，我知道他的住處。」陳元照忙道：「真的麼？你……」石振英忙道：「我們又不害病，我們找他做甚麼？他不是住在招遠客店嗎？」小孩道：「噢，你怎麼知道？」石振英哈哈一笑



道：「我怎麼會不知道；小夥子，你把我們引到慶合長客棧好了。到了地方，我給你一串錢。」小孩道：「是啦，我謝謝你老。不過你老倒不如住招遠客店，又近又乾淨，慶合長又遠又不好。」陳元照道：「伯父，咱們住招遠店吧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噫，我們還是住慶合長。慶合長是熟地方，小夥子，你還是領我們到慶合長吧。」

石振英自己也把話說漏了，可是陳元照和小孩子全沒聽出來。慶合長客棧既是熟地方，他可是還要跑合的小孩子引路，這話本就有語病。石振英自己也笑了，便催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快領我們去吧。」

唐六點頭前行，進入碼頭，曲折循行，到了慶合長客棧那條街上。唐六一指街南道：「客人，一進這趟街，你再往東拐，路南第七個大門，就是慶合長。客人，你自己尋了去吧，你把那一串錢給我，我不進店了。」石振英道：「這又怎麼了？你總得把我們領到地方啊。」小孩搔頭道：「我不進那店，那店裏的夥計太可惡，總欺負人。」石振英道：「這店欺負人麼？那誰還肯住他的店？」小孩哧的笑了，說道：「他不是欺負客人，他們專欺負我們小孩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他怎麼欺負你了？」小孩子笑了笑，不肯說；石振英一疊聲催問，他這才說道：「他們那裏的夥計淨誣賴人，說我們偷東西。」

石振英嘆味一笑道：「哈！原來你是小賊？」唐六臉一紅道：「你老別罵人，你快把那一串錢給我吧。」多臂石振英留神把唐六看了一眼，這個小孩細長脖頸，禿腦袋，果然生得滑頭滑腦，衣服很檻褸。笑說道：「唐六，你別怕，你儘管跟我進店。來，你給我們抗着行李，他們自然不敢誣賴你了。」唐六兀自不肯去；石振英道：「你不送到地方，我可不給你一串錢。那麼一來，只可減半，算五百文了。」唐六不由發急；石振英，陳元照一齊笑了，說道：「我逗你呢，你別着急。錢一準給你，你只管進店；進了店，我們還要煩你別的事呢。你再掙一串，不更美麼？」

這小孩子果然想了想，點頭應允；替陳元照接過行李來，往肩上一抗，就往店房走。慶合長店的夥計真個一見唐六，便要動手打他的頭，齊嚷道：「小賊孩又來了。」唐六歪着腦袋叫喚；石振英忙道：「夥計，不要打攪，這是我們僱的。」教夥計找了一個乾淨房間住下；又吩咐打臉水，泡茶。命小孩唐六把行李放在板床上，叫他坐在凳子上，閒閒的和他攀談道：「唐六你別忙，我還有話問你哩，」這個唐六却坐立不寧，一味向石振英討錢要走；口中說道：「客人快點吧；你給我錢，我還有別的生意哩。」石振英笑道：「你有甚麼生意？不過是給人家引路，溜牲口，搬行李，跑跑腿，賺個三文五文的。算了吧，今天你發財了，兩水買賣得了兩串錢，很可以歇歇了。」唐六着急道：

「怎麼沒有買賣？你老別小看人，我那一天不賺個五百六百的？快給我吧，一會兒糧船就來了，我還得攬客商去哩。」眼巴巴的釘着石振英的錢包，恨不得動手自己去拿。陳元照見了，很覺好笑，調侃他道：「這幾步路，就要一串錢？你別訛人，給你五十個大錢，就很少不少。」唐六把眼一瞪，就嚷道：「那那那可不成，咱們是怎麼講的？你就誤了我好半天的功夫，少給錢可不成。」

石振英擦完了臉，夥計泡上茶來。一見唐六嚷鬧，夥計走過來，便要捉耳朵，往外攆他。石振英攔住道：「夥計你不用管；我還要僱他有別的活做哩。」遂命店夥退去；先取出兩串錢，提在手中，笑對唐六說道：「小夥子，你不用發急，我們是和你做耍的。你不要另攬生意去了；你看，這是兩串滿錢，我都給你。我向你打聽幾句話，你可一字一板的告訴明白了。」

唐六眼釘着兩串錢道：「真的麼？」

石振英笑道：「我騙你做甚麼，你不放心麼？這麼辦，我先給錢，後買貨。來，你先拿了錢去。」唐六大喜，劈手便來抓錢；石振英將左手一攔道：「小夥子，你就認得錢，你可知道我要問你甚麼事，你都對答得上來麼？我出這兩串錢，不淨問你一兩句話；我是僱你一整天，有好些事哩。」唐六兩眼仍然釘着錢，將禿頭一幌道：「行行行

，兩串錢僱一天，幹！要講究拾拾拿拿，你老別看我人小，哼，準比大小夥子不含糊。就是整包的米抗不動；別的行李，絲綢，棉花包，咱都能來來。」石振英笑道：「我們不是僱你抗東西，我們還是向你探聽事情。這裏的情形，我們不大熟悉，我打算僱你當個嚮導。」

『嚮導』二字却把唐六朦住了，大瞪眼問道：「嚮道？嚮道管幹甚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嚮導就是領道的，我們要向你打聽打聽這地方的詳細情形。」唐六道：「噢，我明白了。你老是外鄉人，新來乍到，你老準是要打聽路程。……」陳元照搖頭一笑，剛要說話；唐六越發抖精神，逞聰明道：「再不然，你老是要訪朋友，打聽地名；再不然，你老一定是打聽米行行市。你老別瞧不起我，我還真是個地理圖，小探子；甚麼事咱全知道。你老儘管問，只要出不了魯港，我全能不教你老白花錢。」這個小窮孩子實實拍拍的坐在凳子上，把大腿放在二腿上，腰板一挺道：「你老問罷！」一對小母狗眼還是釘着石振英手裏那兩串錢。又說道：「你老快問，我還沒吃飯呢，我得先出去買點甚麼吃。」把手一伸道：「你老先借給我一串。」

石振英縱聲大笑，陳元照也笑起來。隨將兩串錢都塞在唐六兒手裏，道：「你這小傢伙，怎麼不放心，總怕人家白使喚你？」唐六接錢到手，精神一振，立刻滿臉都是笑

容，高聲說道：「嚇！你老是好。人。你老不知道，這些糧販子，絲販子可惡極了，他們慣會白支使人。把人家支使一個夠，臨了要錢一瞪眼，再要就想動手打人。我唐老六再不上那種當了，現錢買現貨，他們不先給錢，我決不幹。」

石振英笑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唐六道：「十五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我不信，你頂少也有十七歲了。」唐六道：「真的，我是十五歲，屬鼠的，我長的個高。……：還是，不行，我真餓了。你老等一等，先讓我出去，吃點什麼，行不行？」說著就站起來；陳元照把眼一瞪道：「好！你要溜？把那兩串錢吐出來，你再走。」唐六道：「嘖嘖嘖，你老還怕我拐了錢走不成？我是小孩，我可不敢做那事；那麼一來，誰還照顧我？」石振英道：「唐六，你得了錢，一點事還沒有給我辦呢，你就餓了？這麼辦，小夥子，我請你吃一頓，好不好？」高聲喊叫夥計，給唐六叫來一份飯，當面看着他吃。

唐六並非真餓，他是饞了。身上憑空得了這些錢，這錢在腰間可就登時蠢動起來；並且粉蒸肉也想他了，皮蛋，燻魚也想他了，密柑也想他了，甘蔗也想他了。他倒沒打算得錢一跑，只是要趕快把錢花出幾文去，省得舌頭在嘴裏難受。這麼一鬧，反又白賺來一頓好吃喝，這個小孩子越發眉開眼笑。看着桌上的一盤油燻荀，一碗粉蒸肉，一大碗肉湯，把舌頭舐着鼻樑，向石陳父子笑道：「客人，你二位不吃點麼？我可有偏了。」

「毫不客氣，把凳子挪了挪，大吃起來。把個慶合長的店夥看得直吐唾沫，道：「這小子，八輩子積德，今天得着這一頓飽飯。慢吃點，別撐破肚子，還得找鋸鍋匠！」

此時陳元照已將行李展開，把褥子鋪在板床上。石振英那柄帶鞘的折鐵刀，和陳元照的那一對卍字銀光奪，以及匣弩，鏢囊，飛蝗石袋，袖箭筒等，都卸在床角。石振英隨便往板床上一躺，側着臉，漫不經意，且向唐六有一搭，沒一搭，問着閑話。陳元照却在對面椅子上坐，信手取過自己的兵刃，將黃袱套褪去；就用布套，來拂拭兵刃，一面聽石振英向唐六問話。

唐六這小子隨問隨答，且吃且說，眼睛却不肯閒着，骨碌碌的看着石氏父子。一抬眼，却又看見了床頭那把刀，那些暗器包裹，又看見陳元照手中這一對卍字奪。這一對『奪』奇形怪態，上頭尖鋒全似槍頭，鋒下却有個卍字錠；卍字磨鋒，可勾可掛，下頭把握處有月牙護手。柄端有尖鑽，渾似去了鈎頭的虎頭鈎；又像是半截戟倒裝上卍字槍頭。却只有二尺八寸長，連桿帶鋒，通體是純鋼打造。唐六那裏見過這個？不由一動道：「喝，這是甚麼玩藝？原來二位客官全會把式呀？」不知不覺的有點發毛，眼珠子直向陳元照身上打量。陳元照不住手的用他那黃袱子，擦那卍字銀光奪；擦了這枝，再擦那枝。

石振英眼看着唐六把菜飯都吃淨，連湯也喝完；就問他道：「小傻子，飽了麼？」唐六看了看空盤碗，說道：「飽了，飽了。」把嘴一抹，搬過茶壺來，便要嘴對嘴的喝茶。被陳元照攔住，厲聲喝道：「噫噫噫，這不有茶杯麼？」唐六一縮脖子道：「是啊，我知道。」放下茶壺，便來抓茶碗。石振英從牀上坐起來，道：「唐六，你不怕燙死你？那是剛沏的茶熱，大概這菜鹹一點吧？」唐六道：「不鹹，還可口。」陳元照笑道：「要是空口舐盤子，好像口重一點，快喝茶沖沖吧。」

唐六也不回嘴，只顧往肚裏灌茶。茶熱口急，就要出去找涼水喝。陳元照道：「不行，你別走了。你拿了我們的錢，就算賣給我們了；將就點，喝點龍井吧，喝慢點也行。」唐六吸涼氣道：「你真把人看眨了，我爲甚麼跑？這茶真燙嘴，喝着不跟勁。」恰好店夥來收食具，石振英笑道：「夥計，你給我們送一壺涼開水來，我們要飲飲小牲口。」夥計一笑答應了，把涼開水送來，警告唐六道：「吃腥喝涼水，準鬧肚子，你可趁早預備手紙。」

唐六還是不答腔，把涼開水對熱茶，喝了一氣。果然有點皺眉咧嘴，似乎肚子不大好受。因見石家父子臉上都帶着笑直瞅他，他就把肚皮一彎，用手捂着，說道：「客人，你老有甚麼事，說吧。」石振英笑着想了想，問道：「唐六，你家裏都有甚麼人？你

是本地人麼？」唐六道：「我是本地人。我們家裏呀，一個老娘，一個哥哥，一個嫂子，現在住娘家了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不是行六麼？」唐六道：「是行六啊，我哥哥行四；我還有四個姊姊，死了兩個，嫁了兩個。客人，你老打聽甚麼事，快問吧。我還要回去，給我娘買米去哩。」陳元照道：「你又有什么事！不許你動；僱了你，你老老實實坐着。」唐六忙道：「我沒想走，我是這麼說。」

石振英先問了幾句閒話，跟着問道：「剛才堤上有一個人，給了你一串錢，是不是？」唐六道：「是呀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他向你打聽甚麼話了？」

唐六眼珠一轉，支吾起來，說道：「他沒有打聽甚麼。」石振英把臉一沉道：「唐六，我給你兩串錢僱你，就是要跟你打聽這些事；你不肯告訴，可不行。」陳元照走過來，伸手道：「把兩串錢退出來。」

唐六把禿頭一幌，眼珠又一轉道：「噢我當是你老花錢打聽正經事情哩，你老就打聽這些閑篇呀。我說，我一定全告訴你老。剛才那個人是出了五百錢，先僱我打聽打聽福元巷談家新近來人沒有；又打聽談家新近有人出門沒有。回頭他看見談家門口來了轎，又加了五百錢，教我打聽那個轎夫，轎是從那裏來的，坐轎的是誰。」

石振英一聽，衝着陳元照點了點頭。陳元照便問：「你打聽出來沒有？那兩頂小轎



究竟從那裏來的？」石振英接過來問道：「唐六，你就把他問你的話，和你答他的話，一點別漏，全告訴我們；我還有別的好處要給你哩。：那個人姓甚麼？是那裏人？不是本地人吧？」

唐六立刻精神一振，向石陳兩人偷釘了一眼，臉上似乎流露一點疑慮之情。跟着又坦然了，說道：「那個人不知叫甚麼，也不知是那裏人。他可決不是此地人，他是新近這幾天才來的，總在福元巷轉彎。」想了想又道：「他跟一個賣野藥搖串鈴的傢伙，大概是夥伴。：：：二位，你老問這個，你老別是衙門裏私訪的老爺吧？」

陳元照道：「你倒說得不錯；你既然明白，趁早說實話。」

唐六道：「怎麼樣，我一瞧二位，就像衙門口裏的老爺。」石振英搖手道：「別胡說了。我問你，那幾個轎夫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？坐轎的是甚麼人？」

唐六道：「抬轎的小子不肯告訴我，他只說來的地方很遠很遠了。坐轎的我倒知道，我全看見了，是談家的大奶奶和一個二十來歲，黑裏俏的姑娘。」

石振英，陳元照，相視「唔」的一聲；繼續追問唐六：「你怎麼答對堤上那人呢？」唐六道：「我自然就實說，告訴他轎是打遠處來的，坐轎的是談家的人，一個媳婦，一個姑娘。那傢伙疑疑思思的，催我務必把轎的來路打聽出來。『要打聽不出來，就分

文不給。」我沒法子，……」說至此一笑。石振英道：「你就扯謊了？」唐六笑道：「我對他撒謊，我可決沒跟你老撒謊。我告訴他，這兩頂小轎由打廬州府來的。廬州府是談大奶奶的娘家，我這一胡謔，他倒信了。」石振英笑道：「好東西，會搗鬼！……」沒問談家大奶奶由打那天回的娘家麼？」唐六道：「他問了，我就告訴他上月去的，去了二十多天了。」石振英忙問：「是真的麼？」唐六又哂然一笑道：「誰知道啊。他這麼問，我只好這麼答。其實談家大奶奶住娘家沒住娘家，我那裏知道，更不用說多少日子了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可告訴人家說知道；你究竟那一句話是真話？」唐六正色道：「我跟你老說的全是真話。你老又管吃，又給錢，又是前後兩串文；憑良心說，我決不能騙你老。那傢伙一死兒逼我打聽，我打聽不出來，有啥法子呢？我只好扯謊了。我在你老跟前，決不會那樣。」

石振英不禁失笑，因說道：「你騙我不騙我，那就隨你了；我回頭就找談家去問。」唐六道：「你老只管去問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就是扯謊，我可有地方找你去；這店裏就知道你的住處。他說估量估量我是幹甚麼的。」唐六道：「你老放心，我要對你老說謊，我就是畜類。」石振英放了心，又問：「談家的大奶奶是三十六七歲的一個中年微胖的女人，對不對？同她來的那個姑娘，個兒比談家大奶奶高半頭，對不對？穿的不講

究，是一身布衣裳；圓臉蛋，長的很俊，可就是臉上稍微黑點，是這樣的麼？」

唐六愕然道：「哦，你老看見她們下轎了？可是，她們下轎，我正在那裏，怎麼我就沒瞧見你老呢？」

石振英微笑不答，突然問道：「那個搖串鈴，賣野藥的，你可認識他麼？」

唐六這小子非常之詭，聽石陳二人只打聽談家，就曉得他們要訪問何事了；忙迎着口氣說道：「我知道這個賣野藥的，他也是外鄉人，新近才來的，他是找談家打架的。」當下唐六把賣野藥的尋隙的情形，和談家的故事，模糊影響的說了出來，自然多半靠不住。

## 第二章 半隻胳膊一條命

這個賣野藥的郎中，姓巴名允泰，這次由鄂北來到魯港，前後不過十一天；到談家去，竟連去了四天八九次，每天至少總要去兩趟。堵着門口尋隙，叫明了是爲十多年前半條胳膊一條命的怨仇來的，但是談家竟無法應付。

談家數代習武，由打談二少談維銘這一輩起，才忽然改武習文。談二少的父親談炳光，在江湖上，人稱飛刀談五，以先天混元掌成名；久闖西川，和川邊土豪康允祥，爲

了一件事情，結下大怨。

飛刀談炳光生有二子，長子談維鈞，次子便是談維銘。談維鈞和談維銘是親兄弟，可是兩人的歲數相差很大；談維鈞是老大哥，竟比維銘大着十三歲。在他兩人中間，還有兩個姐姐，都早出嫁了。不幸談大少維鈞隨父創業，在西川鋒鏑過露，竟與人兇毆，負傷而死；只留下青年寡妻倪鳳姑，和一個小孩談柱兒。飛刀談五，時尙健在，眼見頓大的兒子中年凶死，心中十分難過。並且談五之父也是病傷而死的，談五的二哥，三哥也是戰死的；真個是瓦罐不離井口破，會水的淹死在河裏。以此談五爺對本門武功，起了厭惡之意，決計要變換家風，棄武修文。飛刀談五親自訪讎，先把把長子的仇報了；便一堵氣，收拾收拾，離川還鄉，將大兒子的棺木帶了回來，鏢行事業從此洗手不幹。

當此時談維銘談二少剛剛十六歲，跟着嫂子，已經粗粗學了一點本門武功。談五一到家，把長子安葬，立刻令次子談維銘從此停練武功；飛刀不准學了，混元掌也不教練了。家中有錢，立刻改延老秀才，成立家塾，逼次子維銘讀詩書，念文章。而談五的長孫名談柱兒，這時年已六歲，也隨着小叔叔維銘，入家塾讀書。談五爺對人家發誓，家中不許再有兵器，後輩兒孫從此改業。只有長媳倪鳳姑，乃是廬州武師倪法章的女兒，自學會娘家一套很好的功夫；嫁入談門，又學會婆家門的飛刀和混元掌。現在夫死子幼

，成了長門寡婦；以爲丈夫死的太慘，不願教自己的孩子談柱兒習武，和翁公倒是懷着一個見地。

歲月荏苒，談二少談維銘到了二十一歲時，考中了秀才，旋又得了廩生，在本縣頗負文名。等到談五爺一死，談家門風居然改變了。現在仇人尋到，談二少已經二十九歲；他的寡嫂倪鳳姑三十八歲，他的孤姪談國柱十九歲；他叔姪全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。談五爺去世，業經八年之久了！

這夥子仇人便是專找談五爺來的。到了魯港，才曉得談五已死，只有談五的次子廩生談維銘，長孫童生談國柱和次孫談國基在。

仇人和談家有仇，是因這個賣藥郎中巴允泰的師兄康允祥，當年失手殞命，斷送在雲南獅林觀一塵道長的青鏢寒光劍下。被一塵道長，於二三百人的羣毆械鬥中，飛身馳入；寒光連閃，把爲首的康允祥，斜削一劍，砍斷一臂；順手一抹，血溢咽喉，康允祥當場喪了性命。康門衆子弟當然認定死對頭是一塵道長，但是窮源溯始，這件事的起因，却由於飛刀混元掌談五。康家師兄弟和子姪輩，當時惹不起談五爺，更惹不起一塵道長；但是怨毒所中，到底應了那『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』的一句俗語。賣藥郎中巴允泰，受大師兄康允祥的兒子康海的跪求，賴師妹海棠花韓蓉夫妻之助，幫着康海，巧設假

採花計，在鄂北光化縣老河口地方，尋着了頭一個仇人一塵道長。幾個人施暗算，發毒藥，用纏戰法，把個威鎮南荒，不可一世的一塵道長，置於死地。

康海等仍不滿足，又央告師叔巴允泰，師叔唐林（韓蓉之夫），師姑韓蓉，師兄喬建生，喬建才等幾個人，再搜尋第二個對頭，於是來到江南魯港。起初他們一共七個人，歃血訂盟，人稱峨嵋七雄。他們不僅武斷鄉曲，他們又是西川的祕密會幫，在川貴一帶很有一種潛勢力，飛刀談五素在西川創業，和他們衝突數次；（實在是談五爺的長子談維鈞和喬建生，喬建才先挑起來釁端。）終致激起械鬥。一塵道長在雲南遊俠，素聞他們這峨嵋七雄私行不軌，欺壓良懦，久有剪除他們的決心。這一回，川省一家姓沈的土豪，和當地一家姓楚的大財主，兩下鬧起械鬥。飛刀談五和楚家本是有着財東的關係，峨嵋七雄又和姓沈的土豪素有來往；這麼一鬧，骨子裏倒造成了峨嵋七雄向飛刀談五較技復讎的機會。但是談五這邊勢力孤單一些，遂被一塵道人趕上，陌路仗義，拔劍助戰，一下子，把康允祥殺死。因此他們不但銜恨一塵，更銜恨談五。

不過他們七個人中，有的以為『人死不結仇』，談五已死，可以把談家子弟放過。況且已經把談五的長子談維鈞拚死了，也算一報還一報，總算對得過去了。談五的次子談維銘又是一個書生，更值不得一鬥。那海棠花韓蓉，却因暗算一塵道長時，自己一握

青絲被人家寒光劍削落。還把頭皮削去一片；以此引爲深恥，主張着既報仇，定要報個痛快。那康海因爲他父死得太苦，更切齒痛恨，不肯罷休。巴允泰也曾被談五的飛刀傷過。峨嵋七雄已有三個要深究舊仇；商量一陣，既已羣集魯港，也就不便空回。由喬建生，喬建才踩盤子；由巴允泰出頭，來到福元巷談家，堵門口一鬧。結果沒把談家的人鬧出來，却意外的驚動了過路的英雄多臂石振英，和初創萬兒的陳元照。

當下，石振英和陳元照，向那窮小子唐六，細詰談家的事實，竟問出一些頭緒來。曉得這個飛刀談五也算是武林中過去的熟人；雖沒見過面，却已久耳其名。又問出賣藥郎中（巴允泰）數度尋隙，彈打門楣的示威情形。唐六更說出這賣藥郎中現時就住在招遠客棧；並且還說：在店中他還有兩個同伴。（這兩個同伴便是喬家弟兄喬建生，喬建才；在堤邊買囑唐六，向轎夫套問轎中人的來路的那個短衣男子，便是喬建才。）又說，這個藥藥郎中來此日子並不久。石振英忙又問他：「這個賣藥郎中到底一共有幾個夥伴？」唐六究竟是小孩子，雖然機靈，却只看出有兩個同伴；殊不知在別處暗中，賣藥郎中還藏伏着好幾個人哩。

石振英翻來覆去，把唐六盤問多時。又把唐六的話，揣情度理，就證了一過，覺得實多虛少；除了他猜不透，看不準外，倒還沒有扯謊。於是低頭尋思一過，正要把唐六

遣出去，陳元照插言道：「伯父，我也有點不舒服，這條大腿只酸疼。我說咱們就教唐六，把咱們領到招遠客棧，找那個賣藥的郎中，討點藥吃吃，你老看好不好呢？」

唐六把一對小眼骨碌碌一轉道：「客爺，你老要找賣藥的，你老可自己去，我我我……可還有事呢。」說至此，一看陳元照又衝他瞪眼，忙改口道：「客爺，我實告訴你老，那個賣野藥的不好惹。他是找談家打架的，你老趁早別找他；他不是好人。」

石振英咄的笑了一聲道：「唐六，你這小孩太詭了。我們找他作甚麼？我們有病，還找名醫呢。小孩，你家住在那裏，你給我留個地名，我明天還打算僱你哩。」唐六把禿頭一幌，虛指一指店後道：「我家離這裏不遠，你老要僱我，那敢情好，明天我自個來好了。」說着要走，陳元照忙喝道：「小孩，你別溜！」

石振英從床上一批陳元照的後襟，微微示意；隨即坐起來，就唐六道：「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明天我再僱你，我就打發這裏的店夥找你去。」唐六欣然站起來道：「好吧，你老若要打聽甚麼事，儘管找我。」說了一聲：「謝謝，回頭見！」轉身就走。石振英忽的站起來道：「等一等，唐六。」又拿出一串錢來，把唐六叫到面前，低囑道：「小夥子，你很機靈，你是個好孩子。可有一節，你得嘴嚴祕一點；我教你打聽甚麼，你不許往外頭嚷嚷。你能夠嘴嚴，我再給你這一串；我明天還要僱你打聽別的事。你要是



信口胡講，那可就完了。」

唐六忙將這一串錢接過，笑吟吟的說：「你老放心，我準不說，我連家裏人也不告訴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告訴你家裏人，倒沒干係。……」唐六忙道：「噢，是啦，你老打聽的話，我一定不就外人講；我也不對談家說，我也不對賣野藥的說。」石振英笑道：「這就對了；好小子，你真明白。這麼辦吧，你不用拿那幾串錢了，我把這一小錠銀子給你吧。」說着掏出一兩多銀子來；唐六却不要銀子，只要銅錢，忙道：「這就很好了，你老留着銀子吧，你老沒事，我可要走了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今天沒事了，咱們明天見。」唐六道：「明天見，你老望安，我準把話都警在肚子裏，誰也不讓他知道。」又謝了謝，出房門走了。

剛走出店房門，便聽他噢嘍的怪叫了一聲，一個店夥竟把他捶了一下。這小子又是央告，又是罵，一溜烟的跑出店外了。唐六去遠，陳元照陡然站起來，向牀前一站道：「伯伯，咱們現在往招遠客店去一趟，這總可以吧？」石振英哂然一笑道：「你忙甚麼！你看看人家才十五歲。」陳元照臉上一紅道：「我太呆了。」石振英笑着一點手，把陳元照叫過來；二人並肩坐在牀上，低聲說了一會話。歇了一刻，便又喊店夥，繞着灣子，向店夥套問了一番。跟着到晚飯時候，叔姪二人不在店中用膳，一逕鎖門出去；找

了一個小飯鋪，隨便叫菜，飽餐一頓；又喝了一點茶。耗到掌燈時分，石家叔姪一直尋找招遠客棧而去。招遠客棧的坐落地點，早從唐六口中問明，不費事便找到了。石振英又低囑陳元照：「不要多嘴，你靜聽我的。唐六這小孩子，只說賣野藥的有兩個同伴；我疑心他既敢登門報仇，來的人必不在少數。你要小心，我們現在就要踩探。你千萬不要着直眼看人；你那麼一看人，倒把人看驚了。」囑罷，相偕進了招遠客棧。

石振英來在招遠店前，本想直奔櫃房，假裝找人，繞着灣子，刺探賣藥郎中的姓名。又一轉念：「這傢伙指名尋仇，必有戒備。我若冒冒失失，向店裏索要店簿，究問他的姓名；恐怕打草驚蛇，反倒驚動了他。」這樣存想，立刻變計；進入店門洞，衝着櫃房招呼道：「喂，夥計，夥計，你們這裏有乾淨的上房沒有？」店夥迎出來，就門燈下，先把石家叔姪一打量，忙說：「有乾淨房間；客官，你老一共幾位，要用幾間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我們一共好幾位，全在後邊呢。我們有家眷，我兩人是前站，先來看房間，打公館的。要三間上房，一兩間廂房，有麼？」店夥一聽是好買賣，滿臉堆下笑來，道：「你老要三間上房，有有有。我領你老看看去；可不是北房，是跨院，西房爲上，很乾淨，朝陽，一點也不潮濕。」石振英道：「沒有北正房麼？」店夥道：「你老來晚了一步，剛有一撥客人佔住了；不過這三間北上房緊挨着馬號，倒真不如跨院清靜。你老

「要是女眷，住跨院太好了；我領你老看看去，準可你老的意思。」石振英道：「這個：」臉上裝出游疑不決的樣子，回頭向陳元照看了一眼；店夥自然極力招攬。

陳元照在旁聽着，已經明白石振英的用意。石伯父笑他不如唐六機靈，他就故意露一手，在身後插言道：「我說咱們將就點，住下吧。不過一兩天的事，病人要歇歇，趕快定下公館，好請大夫抓藥。咱們先看看這跨院，也許清靜可住。」石振英笑着回頭道：「也好；夥計，你領我們看看。」店夥欣然道：「我就領你老去，你老往裏請。二位這是從那裏來？一共幾位？你老是坐轎來的，還是坐船來的？」陳元照答道：「坐船來的，病人暈船，又受了點風；要不然，我們還不打店哩。你們這裏有好醫生麼？」一面往店中走，一面這麼說；兩眼東張西望，查看店房的格局，間數，和住店的客人。到底是石振英，做出了風塵勞累的樣子，脚下走得很慢，有意無意的說道：「嚇，在艙裏蜷臥得腰板酸，真得好生歇歇。我說夥計，你們這裏一共多少號？」

這招遠客棧實在不如慶合長；穿過店門道，一入院內，便已疎疎落落，看清了前院，不過二三十間房，院子倒寬展；西邊跨院非常小，僅僅五間房罷了。店夥側着身子，挑着一隻紙燈籠，在前頭引路，一面回答着話：「小店只有三十七間房子，可是都夠乾淨的。這裏有大夫，也有藥鋪。」說着到了跨院的西上房，開了門，請客人進去。將燈

籠高高一舉，請客人看房間。這三間房並不十分潔淨，間量又窄，可是倒很高燥。石振英看了看，一指對面那兩間東房，說道：「這兩間賃出去沒有？」店夥道：「這東房是兩間單間，有一間是一位客人早包下的，還空着一間。你老要是人多，分個上下房，這太合式了。我給你老點燈，你老二位還是住這三間，還是單給您開這小單間？」又要取火種，又要給兩人打臉水；居然強按頭皮，認定客人把房看妥，準住無疑了。——這也是店夥的一類手段；這麼一巴結，客人就不游疑了。但是他那裏知道這石家父子的來意呢。

陳元照便淘氣的說道：「這房子那裏能住！不成，不成，我說咱們再看別家怎麼樣？好在他們是明天過午才來，咱們找店，很有富裕功夫呢。不然，咱們先找醫生吧。」石振英暗笑：「這小子，倒別瞧不起他。」臉向着店夥，話對陳元照說道：「我聽說這裏就只有兩家店，還不知那一家比這裏遠近。」店夥忙道：「客官，我可不該說；你老是常出門的，這魯港就只有我們這招遠店和慶合長。慶合長那邊就是亂點，常有串店門，唱曲子的姑娘們；有女眷的，住着不大方便。咱們這跨院把門一關，甚麼閒雜人也進不來。他們慶合長那裏可不成，別看他房間多，無奈太散漫，一點也不嚴緊。」石振英笑道：「哦！」故意把房間看了看，又把東單間也看了一遍，皺着眉，對陳元照說道：「西房好，東房潮點。」陳元照道：「還可以將就住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只是間量少點

；咱們人多，怕住不開。」

那店夥極力兜攬道：「你老住不開，不要緊；跨院外邊隔壁還有兩個單間哩。你老要是有病人，住在這裏更方便了；離咱們這裏不遠，就有藥鋪。那裏有位陳子和陳郎中，就在藥鋪坐堂看診，他的脈理高明極了。」陳元照道：「你們這店裏不是還住着一位賣藥？」石振英忙把話截住道：「哦，這位陳郎中也出馬麼？」夥計歡然說道：「出馬。他遠處不出馬，要是咱們店裏的客人請他，一請準到。他老先生跟咱們櫃上有交情。」

當下，石陳父子往東單間牀上一坐，閒閒的問話。店夥就認爲買賣已成，忙去點燈，打臉水，泡茶，極力的張羅。石振英話接前言，笑了笑，當着店夥的面，向陳元照道：「不過我總怕這種坐堂的郎中脈理未必準高。你可曉得麼？凡是郎中在藥鋪掛門診的，一定都不是紅郎中，脈理往往不見得高明。凡是高明的郎中，他總是另有醫寓的。要是在客棧掛牌行診的，倒準是高手，至少他是個最時行的名醫。那個慶合長客棧，聽說就住着一位名醫，估着三間店房，一定很可以的。」

石振英信口說了這些不吃緊的話，陳元照初聽不甚明白，落到末尾，含笑會意道：「這話一點不假，咱們在碼頭上，就聽說慶合長客棧有一位名醫，是姓甚麼？……」環着頭額道：「姓：我忘了。」

那店夥很詫異的說道：「慶合長客店沒有住着醫生啊！倒是我們這小店裏，住着一位賣野藥的郎中。」

石振英眼看着陳元照一笑，陳元照也向石振英一笑，面向店夥道：「這個賣藥的郎中，能給人瞧病麼？」這句話好像是呆話，然而不呆。店夥連忙說道：「能瞧病，人家是郎中，也瞧病，也賣藥。」

石振英道：「這可方便；守着郎中，馬錢總可以少算。這位郎中住在幾號？」

店夥一指跨院外面道：「就在跨院隔壁，隔着兩號房，是七號房。」

陳元照忙道：「他姓甚麼？」

店夥道：「姓包。」

石振英道：「姓包？這個人的醫道怎麼樣？」店夥道：「也可以，你老要是找他看病，我給你老請去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不忙，病人還沒到哩。不過，聽你說，這人是個賣野藥的郎中，他可是揹藥箱子，搖串鈴，那種串百家門的郎中麼？」店夥道：「是的，他倒是個搖串鈴的。」石振英連連搖頭道：「那麼，他也會診脈麼？只怕未必吧？」店夥道：「這個，可不曉得。」

陳元照到底沉不住氣，一骨腦盤問下去道：「這個姓包的賣藥郎中，有多大年歲？」

甚麼長相？是本地人，還是外鄉人？他久住在你們這店裏的麼？你是一個人，還是有夥伴？」石振英忙接過來道：「這個賣藥的郎中，在你們這裏住着幾間房？同屋有同行沒有？他有徒弟麼？」面向陳元照道：「他要是佔的房間多，一定醫道好，生意強。……賣野藥的別看是生意，可是偏方治大病，真有好能耐的。推推拿拿，治個外瘍，比起診脈的內科儒醫還高。不過要教他治傷風咳嗽，可不知對症不對症。夥計，咱們先不找他看病，先找他談談可行麼？」

店夥道：「你老要找他談談，總可以吧。……不過，這位郎中好像不大愛說話。」跟着把石陳剛才問的話一一回答了；這賣藥郎中四十多歲，是外鄉人，黃瘦臉，在七號住着一個小單間。只有兩個人和他同屋，很像不是徒弟，像是給他打下手『點黏』的。石陳隨問：此人何時在店？此時在屋不？又順口搭音的問了一句，此人在店中住了多少日子？店夥只道是客人好問話，全都實話實說，告訴了石陳二人。這個姓包的賣藥郎中果然正是尋仇人巴允泰。店夥當下說：「這個賣藥郎中來了十多天了，天天一早出去，傍晚才回來。這功夫大概回來了，你老要是請他，我給你老陪了來。」陳元照道：「剛才不是告訴你了，我們的病人還沒到呢，等明天晌午才進店。」

店夥見買賣已妥，初步伺候已畢，便問二位客人：「可用飯麼？咱們店裏有廚房，

價錢便宜。」石振英搖頭道：「不，我們出去吃去。」店夥便退到門口道：「客官，你老還有事沒有？」石陳二人齊道：「沒事了。」店夥這才陪笑拿來店簿，詢問二客的姓名，年歲，籍貫，來路。因二人沒有行李，（行李已放在慶合長客店內了，）便請二位把三間西上房，和東單間當天的店錢交了。

陳元照道：「怎麼還有先要店錢的嗎？」店夥陪笑說：「這裏是這個規矩，你老別見怪。」石振英道：「甚麼是這裏的規矩，你們開店的都是一樣，單身客人不帶行李，你們就先要錢。我要找你們賃被，你更得多要錢了。這是店錢，給你拿了去。」却只拿出東單間當天的一間房錢；西上房的三間店錢，石振英說：「明天女眷來了，我們再起店錢。」店夥很失望，這個客人太滑了，忙道：「你老要是不交定錢，你老別過意，櫃上可不敢給你老留房。恐怕賃出去，你老的家眷來了，沒地方住，可就麻煩了。」石振英笑道：「不相干，我們再往別處賃。」店夥吸了一口氣，只得說道：「那就是了，不過我不得不說明。這功夫正是上客的時候，這三間西上房又是好房間，回頭就怕一準賃出去。」很不高興的接了一間的店錢，便要往外走；石振英道：「夥計，你等一等，我們這就出去吃飯，你先把這房門給我們鎖了。我們的鋪蓋還在碼頭上呢，我們也得取去。」



店夥答應着，拿來鎖鑰。石陳二人又搭訕着問店夥道：「這裏那裏有飯鋪，近處可有澡塘沒有，我們還要洗洗澡。」店夥說了，石陳道：「好吧，你鎖門吧。」站起來，走到門口，却又止步道：「我說夥計，你瞧瞧那個賣藥郎中，這功夫在屋沒有。這裏是五百錢，你拿過喝酒；明天我們女眷來了，茶水燈火等等，你要好好的照應。」店夥登時又提起高興來，欣然說道：「你老還花錢，我謝謝你老！這位郎中大概回來了，我給你老看看去。」忙接了錢，往外面走。石振英忙追出來道：「喂，我說夥計，你只看一看，不必驚動人家；我們明天才請人看病哩。」店夥道：「是啦，你老。」

店夥走出跨院，到七號房門前一看；窗紙映出燈光，內中自然有人。他便一推門，往裏探頭。那個賣藥的郎中並沒在屋內，只有他的一個夥伴，是個三十多歲的男子，只穿着短衫，正在床上躺着假寐；一聞門響，翻身坐起來，問道：「誰？幹甚麼？」店夥忙道：「是我，你老要開水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這裏誰也沒叫你。」店夥陪笑道：「我聽錯了，你老要甚麼不要？」那人登時將面孔一板道：「出去！不叫你，不要伸頭探腦的！」

店夥討了個沒趣，退了出來。那知他才出了七號房，已看見新來二客石陳父子，雙雙的從跨院鑽出來，正探頭望着自己。一見店夥碰釘出來，石振英一扯陳元照，父子二

人重回了跨院東單間。容得店夥進了房，石振英笑道：「這個客人很不好說話吧？」店夥道：「可不是，姓包的那位賣藥郎中現時沒有在屋。」陳元照道：「剛才那是誰同你說話呢？」店夥道：「就是姓包的一個夥伴。」石振英道：「怎麼姓包的沒回來，還是回來又出去了？」店夥仰着頭，想了想道：「大概是回來一趟，又出去了。」

石振英道：「現在他屋裏有幾個人？」店夥道：「就只一個人。」石振英道：「這個人姓甚麼？可是三十多歲，中等身材，臉上有麻子麼？」店夥道：「沒有麻子，倒是三十多歲；他姓汪，你老認得他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我怎麼會認得他，你鎖門吧。我們先出去吃飯，明天再請他。別看他不好說話，有買賣上門，他也就喜歡得泔牙了。」說得店夥也笑了，忙道：「好吧，你老甚麼時候請，只管招呼我，我給你老請去。」又道：「二位甚麼時候回來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恐怕得過二更，我們還要洗澡哩。」

說着話，石陳二人出了跨院，一逕往外走。從七號房窗前，邁上甬路，兩人四隻眼炯炯注視小窗。這時早過黃昏，店院雖有燈光，並不明亮。那店夥代鎖上房門，忙跟了出來，做出送客的樣子；心中却疑疑思思的，以爲石陳二人問的話有點奇怪，舉動也似乎詭密。——不想石陳二人走至院心，那七號房的客人已然當門而立，兩眼炯炯，也正往院心張望。雙方六目一對，石振英忙低下頭來。陳元照却將一對大眼一睜，從黑影中

，把那人深深釘了一眼；那人也把陳元照深深釘了兩眼。

那人却是很眼生的人，不是隄上的短衣客，更不是賣野藥的那個怪漢。那人披著一件夾袍，瘦細中等身材，臉色黑中帶黃，似從眉宇間流露出一股子精悍之氣。石振英忽忽往外走，陳元照已走近店門，忍不住仍要回頭看。石振英拂然低叱道：「看甚麼？快走；你不餓，我餓了。」陳元照臉一紅，明白過來。叔侄二人出離了招遠客棧，到了街上，石振英這才回頭反顧。陳元照便往慶合長客店那條路上走去，又被石振英低喝了一聲，道：「喂，吃飯去！」竟依着店夥所說那個飯鋪所在地，找尋過去。連走過兩條街，一條小巷；石振英後顧無人，知道沒人跟綴，這才放緩脚步，引領陳元照，專擇黑道，奔慶合長客棧去。

已到慶合長客棧，石振英又張目四顧；四顧無人，方才舉步進入店院。招呼店夥，開了房門；進了自己房間，點上燈，泡好茶，把店夥支走。又看了看屋裏窗外，打了一個呵欠，往板床上一躺；指一指緊挨床前的椅子，叫道：「元照，過來，你坐在這邊，我有話告訴你。」低言悄語，把陳元照數落一頓，道：「小子，你怎麼這樣大大意意的，一點也不檢點？你還是直眉瞪眼的看人，噲？」陳元照早曉得要挨說，滿臉陪笑道：「七號房那傢伙，未必會看出咱們來。」石振英一指元照的嘴道：「咄！你別自覺着聰

明，你不要拿別人當傻子。你太露形了，你還不服說？」陳元照嘻嘻的笑了起來。

石振英把陳元照疏忽的地方，一一指責出來；直到陳元照認了錯，方才住口。過了一會，石振英出去解小溲，半晌回來，衝着陳元照，很詭密的一笑。陳元照道：「伯伯，你老笑甚麼？」石振英不答，只一指板床道：「元照，你也躺一會吧。回頭一過二更，我還要領你到一個地方去一趟，你得把精神養足了。」陳元照一聽，欣然答道：「可是往福元巷談家去嗎？」石振英道：「也許。你就給我乖乖的躺下，睡一覺吧。我再告訴你，今天晚上，咱們就許一通夜不睡，你可得先睡足了才行。……你不是要看熱鬧嗎？這個賣野藥的恐怕今晚一定要有舉動。」陳元照大喜，急急的往床上一倒，道：「伯父，咱們今晚上得帶兵刃吧？」石振英道：「你又沉不住氣。我問你，這個賣野藥的一共有幾個同黨？你們可知他們此時往那裏去了？」陳元照道：「幾個同黨？咱們看見的不就是三個麼？他們此時也許正在福元巷附近埋伏著哩！再不然，就藏在近處廟宇裏；或者他的朋友家裏，反正不出這三個地方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就不想他們也許就窩藏在咱們這慶合長客棧裏麼。」

陳元照不由一驚，陡然坐起來道：「唔，有理！」立刻張眼四顧，便要出去搜查。石振英嗤然一笑道：「馱着你的吧！我早查問過了。」原來石振英已經到櫃房打聽了一

遍，各房間也都草草窺察了一個大概。歇了一會，候到二更過後，便和陳元照，悄悄出來，往各處重窺了一次。然後回來，和陳元照一齊將渾身上下，紮綁利落，却把長衫往身上一披。暗暗將兵刃暗器一一帶好；和夜行用物，每人各打成一個小包袱。被褥行囊仍留在店內；招呼店家，付了店帳。店夥詫異的問：「客人，這麼黑的天，你老上那裏去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我們到這魯港來，本爲瞧看親戚。現在我們已經把親戚的住處打聽着了，我們這就去看他們。我們今晚也許不回來，也許回來，你把門鎖好了。」

於是石振英先把陳元照遣出去。自己留後，到櫃房又交待了幾句話：「不論誰來打聽我們，或者找我們，你就告訴他，我們出去了，到六眼井去了。（這是石振英在路上現看來的一個地名。）你們可千萬記着問來人的姓名，記住來人的長相。因爲我們後邊還有一個同伴，說不定明天要來找我們。」

囑罷，慢慢踱出客店；陳元照在街隅黑影中，提着長條小包袱等候着。叔侄二人聚到一處，便齊奔福元巷。却才走了幾步，石振英又想起一事，忙叫陳元照：「你先到福元巷巷口等我，我還得到招遠客店看一趟去。」陳元照道：「那是做甚麼？莫非你老要一逕登門，找那賣野藥的郎中麼？咱們爺倆一塊去吧。」多臂石振英搖頭道：「不是。你快去吧。天已不早，恐怕他們早到福元巷去了。」陳元照道：「噢！」登時精神一抖。

，拔步往福元巷走去。石振英忙又追囑道：「遇見人，千萬別妄動，只綴着，別答腔。我立刻就來，你也不要往談家窺伺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是的，我明白，我決不魯莽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好！」立刻叔侄二人分途走下去。

此時夜色已然極深，陳元照繞街堂，撲奔福元巷；石振英順大街，重尋招遠客店。提着一個小包，到了招遠店門，一直往裏走。行至院心，往七號房窗上瞥了一眼，燈火已滅。店夥迎上來道：「啊，客人回來了，那一位呢？」便提着燈籠，要取鑰匙，替開跨院東單間的房門。石振英打咳道：「糟糕，麻煩了！我們的船來了，可是弄錯了，他們全住到別的店裏去了。」店夥道：「噯喲，剛才有一撥客人要住跨院西正房，你老定下了，我們沒敢留，我們還給你老留着哩。」石振英明知他是措詞，笑道：「對不住，我們今天不能在你們這裏住了，我陪你一天店錢吧。可是，我們的病人的病勢又加重了，藥鋪這時一定關門了，坐堂的郎中也回家了。沒有法子，我們只好請一請你們店裏那個賣藥的郎中，他不是七號住麼？」七號室昏暗無光，石振英早已窺見門已鎖上，却故意趨過去，請這郎中。店夥道：「這可不巧，賣藥的包先生剛才回來，又出去了。要不然，我給你老另請一位醫生吧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唉，這是怎麼說的！咱們快看看，也許他吹燈睡覺，沒有出門。」口說着，便往七號門口走。

七號門窗漆黑，石振英四面一看，忽伸手把窗紙點破，便往房內探看。店夥急忙攔阻，把燈光一照道：「你老瞧，這不是鎖着門了？喲，你老怎麼把人家的窗戶給弄破了？這可不好。」石振英早已猝出不意，窺了一眼，回頭道：「呀，可不是，真是鎖着門呢。來來來，你拿燈籠給我照一照，這屋裏賣藥的藥箱子拿走了沒有？」將一小塊銀子塞在店夥手內，店夥不覺的依言提燈一照。石振英模模糊糊瞧了瞧七號屋內的情形，立刻說道：「糟，連藥箱子也措走了。我還得砸藥鋪的門去；抓點成藥，給病人吃吃吧。」

石振英這番做作，全靠手疾眼快，其實早把店夥惹得動疑了。店夥只顧慮七號房客人，怕他恰恰此時回來，碰上了不合式，倒不問石振英這番作爲有何用意了。石振英探罷虛實，口中嘖嘖叨叨，向店夥敷衍着，抽身出店，慢慢踱到街上。又回頭一看，店夥沒有跟出來，四外也沒有甚麼行人，他就立刻施展開身法，疾如星馳，繞道擇途：往福元巷奔去。

當此時，夜色沉沉，已近三更。却還來得巧，陳元照還沒有做出意外的舉動來。石振英奔到約定的巷口一嘯，陳元照從暗影中閃出來，很着急的說：「你老才來？剛才只有兩個人影，圍着談家臨街的牆繞了一圈，又走了。不曉得是不是那個賣野藥的夥伴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哦！談家有人出來沒有？」陳元照道：「也沒人出來，也沒人進去。」石

振英道：「也有人開門探頭沒有？」陳元照道：「也沒有。只聽見車門響了一聲，到底沒見出來人。」石振英詫異道：「唔？」又問那兩個人影：「從那裏來的，往那裏去了？」陳元照道：「由江岸西北繞來的，圍着福元巷，轉了一圈，仍回西北去了。我本想綴下去，察看察看；因爲你老囑咐我別離地方，我又怕認錯了人，只好在這裏等。我說伯伯，咱們是潛進談宅，暗助他們一臂好呢？還是追緝下去好呢？」石振英忙道：「談宅萬去不得，他們也許把咱們當做歹人哩。」陳元照一指西北道：「那麼，咱們往那邊看看，怎樣？」石振英不答，叫着陳元照，進了福元巷的後巷口。

#### 第四章 尋仇人來

福元巷內，談家全宅昏黑無光，街門緊掩；只那後院一角小樓，樓窗虛掩，從窗隙微微透出一星火光來。多臂石振英和陳元照，退到鄰舍高台階上，向談宅後院看了半晌，宅內一點動靜也沒有。遂又一拉陳元照，轉到江岸，眺望了一回。正當三更，一鉤新月斜挂在天空，被浮雲遮掩，只隱約望見浩浩江流，烟霧迷濛。在白天，江上檣桅如林；這時候月暗雲低，通通看不見了，僅僅望見里許外數點漁火罷了。江風吹來，岸邊樹林發出沙沙的聲音，越顯得夜味淒涼。陳元照又一指西北角道：「伯伯，你看，那兩條



人影就是奔那邊去的。」

石振英順着手一看，果然在江堤的西北角上，有一片濃影，大概距離江岸半里之外，距離福元巷至少尙有二三里地；却不知這濃影是江村，還是荒林。回顧陳元照道：「你看看那邊黑影，究竟是什麼？白天我沒有留神。」陳元照道：「那是一座樹林子。」石振英道：「哦！」把陳元照引到暗影中，然後說道：「尋仇的人大概是在樹林子那邊糾衆，不久必要到談家登門尋仇。」說着不由歎息道：「這飛刀談五也是一時的英雄，他生前和我也有一面之緣。想不到身死之後，繼嗣無能，竟教人家欺壓到門口上了。只怕這一回，免不了被人家瀝血復仇。」

陳元照一聽，把背後包着卍字銀花奪的小包袱摘下來，道：「那麼，伯伯，你我不能袖手旁觀，總要拔刀暗助一下。我們把他們一夥尋仇的歹人吓跑了如何呢？我只恐他們施絕戶計，半夜放火，把談家男女老幼全害了。」石振英搖頭道：「他們不是吃吓的。我看他們的舉動，決不是尋常賊匪。他們既然登門挑隙，決不肯暗算人的，也不會半夜放火的。元照，你跟我來，你看我布置。這一回閒事，我一定要管管。等他們報仇的人來了，我們看事做事。你把兵刃和暗器預備好了。」

陳元照道一聲：「好！」躍躍欲試的打開小包袱，將一對卍字銀花奪，取在手中。

由石振英引領，相度地勢，重返福元巷。貼近談家後院，找了一所鄰舍。繞行一周，四顧無人，石陳父子各將長衫打在包袱內，繫在肩頭；各將兵刃合在掌中，暗器帶在身邊，然後飛身跳上房脊的後面。却不藏在一處，一在左，一在右；石振英借瓦獸，障着頭頂，陳元照借房脊上的烟窗，障着上盤。在這裏，兩人只一探頭，都可以窺見談宅的庭院和小樓；一回頭，又可以望見江邊。把身形避好，石振英又低告陳元照：「尋仇人若果夜來，一定從後院矮牆跳進去；你留神後院吧。他們要是放火暗殺，你我就立刻動手。他們要是登門挑鬥，你我先看看。」陳元照點點頭道：「對！」凝雙眸注視著談宅內外，靜候峨帽七雄尋仇人到來。

這談宅院內，是所四十多間的三進大四合院。房子建築得很高大，很講究；有跨院，有小花園似的練武場子。後院那座小樓，上下各五間，好像是佛堂。這三層正院，一點燈火也沒有；只有小樓上從窗隙微透光亮罷了。全院昏暗暗，靜悄悄的，似乎宅眷均入睡鄉。

約舉過了一頓飯的時候，還不見尋仇人到。陳元照漸漸等得心焦，正要挪身往石振英跟前湊問；忽然見石振英向他一擺手，又往談家小樓上一看；一比手勢，催陳元照伏下身去。陳元照依言，重伏在房脊後，抬頭往小樓上一指；猛聽「吱」的一聲，樓窗半

啓，露出一個人的半面來；樓頭燈火倏然黑暗，不是吹滅，就是被掩住了。陳元照把精神一整，從房脊上也只露出半個頭頂，和一對眼睛來，凝神注視這半扇樓窗。樓中燈光雖暗，可是月光依稀，恍惚看得見窗口左側，似是一個女人，借窗扇遮掩身形，也正往外遠眺。跟着又「吱」的一聲，那另一扇樓窗也開了，忽然也露出一個女人的上半身來。影影綽綽，只看見人影，看不出人的面貌，和衣服的颜色。更往下窺探，談宅中層院落，三間東廂房，紙窗通明，忽然點起了燈火。在前院，類乎客廳的五間南倒座，也忽然窗明燈亮了。跟着「唵嚙」一聲，南倒座廳房門突開，走出來一個長衫的男子；一聲不響，登階四望。忽舉步下階，直趨庭心；走角門，穿走廊，往中院走來。中院的正房和兩間倒座，依然屋門緊掩，窗扇漆黑。

此時月光微明，清輝匝地。忽聽樓門吱嚙一響，走出一個女子來；通身穿着夜行衣，手中還提着一物，看不出是何物件，但決不是兵刃。只見她循樓梯，姍姍的走下來，一面向各處張望。忽然穿走廊，直赴中庭；走到正院上房簷下，把上房堂屋嚴局的門扇連拍四下，好像對着門口，說了幾句話。五間上房昏黑無燈；跟着拍門聲，忽然火光一閃，上房東間的紙窗亮起來了。人影一幌，隱隱聽見開門之聲。門外那女子又說了一句什麼話，上房的燈光已明又滅了；雖聽見堂屋拔門之聲，到底門扇沒有開，推想是被女

子止住了。那女子提着手中物，又轉奔前院；到南倒座門口，先叫了一聲；竹簾一吧達的一響，逕進去了。南倒座三間本有燈光，却不明亮；女子一到，轉瞬間燈光一亮。不大功夫，那女子忽同着另一個穿短衫的男子，先後掀簾出來。

陳元照手握雙拳，藏頭在烟窗後面，有點看呆了。一時忘其所以，跟着那長衣男子的行蹤，要直起身子來，往下尋望。忽被多臂石振英一把按住，低喝道：「別動！你不怕教人家看見你，拿你當賊嗎？」陳元照忙又伏下身，石振英怒道：「這還不行，整露出一個腦袋來，行家只一打眼，就看出來了。」拉着陳元照的一隻胳膊，教他仍貼烟窗藏好，只許露出半邊臉，一隻眼。

那個長衣男子曲曲折折，穿着走廊，由前院往內院走。忽然隱住身，看不見了；忽然又現出身來；眨眼間，穿過中院，走近後院小花園。有假山石擋住，又看不見此人的去向。陳元照心中疑悶，這個男子不像護院值夜的更夫，孤另另一個人，又沒拿兵刃；而且深夜穿行內宅，不提燈籠，摸着黑走；正不知他是宅中的奴僕，或是主客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何舉動。忍不住又要挪身探頭，尋窺究竟；忙側目看了看伯父石振英，也正伏身蛇行，往前移動。陳元照立刻照樣爬着，慢慢的往前湊。驀然見那男子在小樓下面現出身形來，面對樓梯，仰面招呼了一聲；聲音很低，也沒聽清喊的甚麼話。樓上立刻有

一個女子說了一句甚麼話，跟着樓梯登登的響了一陣，這男子似乎也上樓了。

登樓的足音才住，小樓窗扇突然闔上，樓內燈光立刻一閃重明。偶爾一陣風過處，恍惚聽見樓內有人喁喁共語；再一傾聽，又看不見了。陳元照把一對大眼睜得一般圓，努力往小樓上面看；不防石振英在他耳畔低叫了一聲道：「元照，快看，街門洞裏面有一個人。」陳元照急忙轉臉尋看，雲遮月影，門洞漆黑；看而又看，到底沒有看出甚麼來。大概門洞內定有門房，這另一個人或者已經進了門房；陳元照在鄰舍房上，當然看不着了。

樓梯忽又聽見登登之聲，一個曳長衣的人脚步輕輕，走下樓來。行至樓梯半腰，忽復止步；斜倚欄杆，往前院街門外瞥望了一眼；旋又舉步，往樓下走來。石振英道：「你看見了沒有，這一個才下來的，又是一個女子。」陳元照急忙一看，低答道：「許是吧，她大概是穿着裙子，她這是要往那裏去呢？」

就在同時，院中的一男一女出離南屋，雙雙走下台階；南屋的燈火倏然又滅。石振英暗暗點頭，猜想南倒座裏面一定還有人，這是屋中人用東西把燈光掩住了，並非吹滅的。果然談家暗有防備，只不知他們安下了多少人，也不知用何手段對付仇人。

再看這短衣女子，和這短衫男子，直走中庭，連穿三院，陡然翻回來，改了走法。

兩個人趨走飛快，一東一西，從走廊兩面逡巡起來；把那手中物一弄，突然發出兩道強光，原來這一男一女，手中拿的是兩盞孔明燈，圓光如輪，發出兩道黃光，一個在這邊，一個在那邊，往院中暗隅，不住的照射。更凝眸細看，兩個人此時都帶着短兵刃了；背後露出把柄，不是單刀，便是單劍。那女子肩上還跨着一個袋囊，像是暗器。

那女子和那男子一聲不響，從兩廊梭巡前後各院。只忽忽的繞了兩轉，忽打了一聲招呼，二人嗖的一竄，登牆頭，上了房頂。然後條分兩路，登房越脊，把宅院的裏裏外外，上上下下，用燈照着搜巡起來。陳元照還像傻小子似的，細看兩人的舉動。見男女二人飛竄上房，他便心中一動，却又竊喜，回頭對石振英道：「伯父，咱們不用替人家担心了。……」多臂石振英猛然說道：「不好，快下！別教他們照見咱們；沒的把你我當作仇人！」陳元照矍然道：「那可說不定。但是離得遠，看不到吧？……」

這時候，那女子的孔明燈尚在前院亂晃；那男子的孔明燈已繞到後院，側立在花棚房頂上，也正晃動燈光，往鄰家房頂上照來。石陳二人的潛身處，恰和談家後院，隔着兩層院子，相距還有七八丈。在平常人眼裏，本來不要緊；但是，石振英却恐怕躲不開行家的眼，急急的一拖陳元照，溜下房脊。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咱們看得見人家，人家就看不見咱們麼？快下來吧；沒的助不了拳，反倒替歹人頂了缸。別看了，往那邊平地

上卡着去好了。」平地上決不會被人拿來當賊看的。

叔侄二人滑下房脊，彎着腰，往旁邊溜。夜靜聲清，忽聽那一男一女，低發了一聲輕嘯。陳元照忍不住一直腰，一伸脖，又要探頭；一男一女的一對孔明燈一直的分往西北，東南，照射過來。石振英下死力，把陳元照扯爬下；喝道：「你非教人家撲奔你來，才痛快麼？」叔侄二人溜下鄰家牆頭，躲到隱僻地方，這才側首仰面，往天空一望，依稀辨得出孔明燈掠空的微光。石振英急急的繞過牆頭，借房山障身，直起腰來，順着談家的燈光，再往西北面尋看。陳元照道：「呀！你老快看，那邊有一堆人影！」石振英急看時，果然在西北角江岸那邊，月影之下，有一堆人影蠕動；隔得遠，看不出趨走的方向，但看出人數至少在三四個以上。辨認片刻，旋復認出這一堆人確由西北角，一條線似的趨奔這邊來，忽又轉成扇面形。人影歷歷，仔細一數，是四個人。叔侄二人相視愕然道：「來到了！」

就在這一楞神的剎那間，石振英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忽然在隔巷鄰舍牆後，撲登的一聲，跳下一個人影，如飛的奔江堤逃去。緊跟着，隱隱聽得談宅那邊，「吧嗒」的響了一聽，兩聲，三聲，四聲。跟着又「吱嘍」的一聲。這幾聲引誘得陳元照，又要現身往回看。石振英着急道：「快往地上跳，往西邊去！人都來了，不你怎麼還要露相？」

頭一個竄下房來，陳元照也只得跟踪跳下平地；叔侄二人恰落在鄰家的小院內。先已試探過，這院內沒有狗；然後躡足急趨至鄰牆根，騰身翻出去，已然置身在福元巷的隔巷了。石振英道：「留神狗叫！」兩個人躲着談宅，直趨出十數步以外；恰好尋着一顆大樹，急急的盤上去……

這時際，飛刀談五家後院的佛樓，樓窗大啓，樓內燈火已滅。月影中，樓窗口又探出一個人的上半身來，手中也提着一盞孔明燈；好像故意的亂晃，與那房上牆上的兩盞孔明燈，遙爲呼應似的。談宅內三五十間房，所有有燈亮的屋子都已掩蔽住了，全院陷入黑暗中，教淒暗的月光籠照着，越顯得三盞孔明燈的火光燦如三道銀蛇。

三盞孔明燈晃照了一陣，旋即停止，闔上燈版。月影中，重聞得數聲輕嘯，跟着又聽見門扇開闔聲，樓梯登踏聲；跟着聽見嗖的一聲，又刷的一聲。並且還有踏破屋瓦聲，和踐落牆土聲，紛然雜作。——就在同時，西北面出現的人，一共四個，星馳電掣的奔了過來，將近江堤，忽然從小巷吱的響起一聲尖銳的胡哨，驀地跳出一個人影來。

西北角奔來的人羣（正是登門尋仇的賣野藥郎中巴允泰，和他的夥伴，）陡然一散，往旁一閃，登時止步答腔。那小巷跳出來的人影，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，似乎轉身要走。陡然間聽那尋仇的四客嘩然大罵，個個的回手拔兵刃，沿着江堤，往福元巷奔來。



那巷前出現的人影當先開路，也回手拔兵刃，又「吱」的嘯了一聲。

尋仇的人已經出現了五個。多臂石振英和陳元照盤在大樹上，把江堤看得分明；談家的情形却看不見了，但是小樓一角還可望見。樓頭已然沒有燈光，沒有了探窗下窺的人影，也沒有了孔明燈。陳元照很着急的說：「伯伯，惡人太多，恐怕暗處還有黨羽，談家要吃虧；咱們父子快迎上去吧！」身隨話聲齊落，刷的一鬆把，由樹上跳落平地。石振英忙道：「別動，先聽聽！」陳元照道：「聽見動靜再過去，談家可就糟了。你老別不緊不慢的了！」竟不聽石振英的話，把卍字銀光奪一整，拔步橫截過去。

石振英很生氣，從樹上施展『白猿墜技』的招術，刷地往平地上一竄，輕飄飄落下來。仗身法輕捷，已經斜竄出一丈以外；方才落地，脚下微微一點，又騰身而起，橫遮到陳元照的前面。竟將陳元照的手腕子一捉，道：「你不聽說！跟我來，這邊等着。」

多臂石振英已看出談家的佈置，他還想看一看尋仇人的舉動，究竟是否按江湖道。因此提刀躡足，循牆貼壁，輕輕的，然而急急的，往談家後門溜了過去。揣想談宅房舍的建造的局勢，賊人若來。必走後門；自己可以匿在後門對巷，見機而作；或者拔刀助拳，或者武力解紛。不想他這回竟沒打算對，這一夥尋仇人雖因不敵，暗算過一塵道人；這一回找談家復仇，却是明目張胆，登門挑鬥。只把談家的男口殺死便罷，犯不上戕

害女眷的。那知道談家的男口自是無能，談家的那個寡婦大奶奶却有點不好惹。她已經連夜邀來了能手，便是那個俏眼圓臉，膚色微黑的布衣姑娘，名叫擲沙女俠華吟虹，和她的父親風樓主人彈指翁華雨蒼，還有她的掌門師哥段鵬年。

現在這個布衣姑娘早換上一身夜行衣。腰繫五雲盤鳳的絲帶，足登鹿皮鐵尖窄蠻靴，肩跨一隻銀花鹿皮囊，囊裝一袋五毒神砂；另一隻鹿皮赤灰拏雲手套，就掖在毒砂袋口上。右手提着一盞孔明燈，孔明燈的燈版早已關上，肩住圓光，不再透亮了；左手倒提着一口拆鐵鏤銀五鳳劍。這時節，直立在前庭東廂房房頂上。這個女子是個二十一二歲的大姑娘。

另外登高梭巡的那個短衣男子，便是段鵬年，她的二師哥。白面微髯，中等身材，儒雅氣象；穿緊衫肥袴，盤辮子不打包頭，繫絲緜，登快靴，背插單刀，肋佩鏢囊。手中也提着孔明燈，燈版也早關上了；立在後院，雙眼灼灼，極力的注視後巷；原來他已聽出後巷有人了。忙將燈放下，暗暗掏出一枝鏢；只要後巷的人一露頭，先殺他一個下馬威，向不致命處，給他一下。然後再喝問賊黨，是何來意？有何不可解的仇怨，向人家孤寡門前索門？這一來，陳元照真是傲倖；直撲到後巷，他還想往談家後門湊，多虧石振英把他攔住了。

還有西樓頭，窺窗瞭望的人，便是談家的寡居大奶奶倪鳳姑，正是這一回邀助禦仇的主動人。她已是三十七八歲，快四十的人了，却生得豐容盛鬋，俊眼曲眉，是個會武功的健婦，看外表只像二十八九的少婦，只身量稍矮，體格稍胖一些。——此外談家宅內還藏伏着幾個人。

尋仇的五客如飛的奔來。談家頭一個發見仇踪的，竟不是房頂梭巡的一女一男，仍然是樓頭窺看的談家主婦倪鳳姑。首先低嘯示警的，却是那個白面微髯的段鵬年，但是他却看錯了，誤將鄰房上伸頭探腦的陳元照，認成尋仇人的探子。那想到樓上的倪鳳姑遠遠望見鄰巷竄出一條黑影，房上的女俠遠遠望見西北面奔來四條人影，便也互打招呼，互相示意。都以爲自己看見的，也正是別人看見的；却不知別人看見的，並非自己看見的。直等到西北角上四個人奔過來，與那巷口的人合在一處，然後談家男女三人方才聳然警動。立刻又互相關照了一遍，慌忙預備好了暗器，跟着又投下五塊石子，向宅中報告仇人來到的數目。宅內樓上屋中的人登時也準備了；把燈吹熄，把兵刃合在掌內。

轉眼間，五個尋仇人馳入福元巷。那個踩盤人名叫快手盧盧登的，提刀當先引路。那個賣藥郎中巴允泰，此時換了一身夜行衣，洗去臉上偽裝的黃色，手持一拐一刀。那尋仇的正主康海，也是一身短打，揹單刀，帶箭囊，緊緊跟隨。喬建生和喬建才稍稍落

後，預備巡風。五個人分兩面，繞奔前巷口；便要圍着談宅淌道，勘伏，從鄰舍牆頭，襲上談家。快手盧急忙低呼道：「并肩子，留神房脊，還是奔後巷的好！」

搏沙女俠傾耳一聽，索性一直腰，亮出全形來。在前院房脊上巍然一站，一揚手，「吱溜」的一聲，發出嘹亮的響聲，乃是一隻響鏢。然後嬌叱道：「喂，線上朋友來了！你們是怎麼個來意？若要開耙打搶，可以好說；本家雖然沒錢，也還可以借盤川給你們。若要尋仇鬥技，你們說出道來，本家雖然沒人，也能接着。你們成羣打夥，黑更半夜，一聲不響的奔來，你們來的不地道了！你們那一位是正主？你們堵着人家門口做鬧，欺負本家沒人；你們那位在門框上露那麼幾手，我們也真過了，並不算希奇。喂，你們不用唧唧噥噥了，快說吧！夠朋友的，先報個萬兒來。」

黑衣女俠華吟虹向地上尋仇的人發了話，那一邊段鵬年已經聽見；顧不得後院，急急的向後院花房，投去一塊石子；又招呼了一聲，連忙登房，奔到前院。剛一現身，被黑衣女俠向他倒背手，做了一個手勢。段鵬年會意；便不露面，退藏在房脊後，側耳聽着。

尋仇的五個人一齊止步，仰視談家；浮雲微掩，月光依稀，已辨出人形。喬建才忙向巴允泰耳語，巴允泰點點頭，用手中兵刃，封住門戶，湊上半步道：「女朋友請了！」

「說話就含着輕蔑。跟着一陣冷笑道：『我們千里迢迢的奔來，專要拜訪談五爺的本人。可惜一步來遲，聽說他本人已死。他本人雖然死了，我們都是十幾年的老交情，舊約會，我們還要見見他的後人談維銘。我們明明白白，登門求見，我們一定要留名的。不過你這位娘子，不知跟談二少是怎麼個交情，也請你說明了，我們再報萬兒。你放心，我們男子漢，大丈夫，做事光明磊落，我們找姓談的，也沒有多大過節，只不過半條胳膊，一條性命；如今過了十幾年，三分行息，加一賬，我只要姓談的一個兒子，兩個孫子；女口一個也不要。我敢說，我們這番報答，走遍江湖，都說得出口去。女朋友，你貴姓？』」

黑衣女俠沒等聽完，便夾耳根泛起紅雲，十分恚怒，放下孔明燈，一回手，將劍插在背後；又一探手，把那鹿皮手套，套在右手上。段鵬年一眼看見，知道她要動手；連忙現身攔住，橫身探頭，向下喝道：「朋友，你失言了！人家乃是姑娘。看你的舉動來派，決不是放把火，暗算人的下流江湖。你白晝登門，指名尋仇，足見是光棍行爲。但是你剛才說的話，可不大像人言；姓談的不知道欠你們那一位的胳膊性命，你們來了這些位：可見人人都有朋友，人人都可以幫朋友的。我告訴你，這位姑娘跟在下都和談家是朋友，特爲給你們了事來的。你嘴裏說話要乾淨點。我請問你，你老兄是姓巴，還是

姓康？」

賣藥郎中巴允泰一楞，忽然哈哈大笑道：「算你會認，我便是姓巴的，我們沒打算隱名埋姓。你們一男一女自然是來給談家助腰子的，好吧，我們就要討教討教。」

段鵬年忙接過來道：「討教容易，我們正想討教呢。不過我們不願在自家門口，跟別人較量，好像欺生似的。朋友，在這裏決沒有你們的便宜。你可以指定一個地點，規定一個時候。」

巴允泰道：「好！」五人中那個叫康海的長身男子厲聲接腔道：「相好的，我們不是找便宜的，我們是清舊賬的。你要我們定地點，定時候麼：好好好，來來來，請你快下來，咱們就在此時，就在此地！」箭拔弩張，做出索鬥的神氣。巴允泰一聽這話，疎眉一皺，立刻低聲先把康海穩住。段鵬年不願堵門口拒仇敵，恐驚了宅中人；巴允泰也不願堵門口鬥仇敵，恐受了暗算。仰面答道：「喂，房上的男朋友和女朋友，咱們就往西北邊那座樹林子裏，比量比量，倒是方便，也省得吓着談家的大人孩子。」段鵬年冷笑道：「樹林子就有你們的朋友，我們也不怕。不過天不早了，我們還想睡覺；朋友你將就點，咱們在江邊見吧。」

搏沙女俠忍耐不住，怒叱道：「跟這一羣畜生，那有那些費話！呸，姓巴的，快帶

你們這羣狗黨，往巷外等着去吧！姑奶奶這就下來，把你的一個個的狗舌頭先拔下來，省得再嚼蛆。」她那口折鐵五鳳劍本已插在背後，她並不要拔取，却將右手一伸，要來掏取鹿皮囊裏的五毒神沙。捻了一把，似要先往下一揚，跟着縱身硬往下跳，來一個敵前登場。奪命神針段鵬年看出她的用意，急急的低喝一聲道：「使不得！」談家在故鄉乃是良民，他家門口實在不能濺血橫屍的。忙向華吟虹打了一句啞謎，又一指後門；暗示着華吟虹，趁自己與仇人答話，可以開門出去。下面尋仇人康海也看在眼裏，往旁邊一退，拔刀在手，昂然叫道：「相好的，你們一男一女全不是談家的正點子；你們要替他頂缸，我們管不了許多，總教你死而無悔。你可要知道，爺們奔尋千里，一定要見談家的正枝正葉；光你們兩人，爺們還犯不上拔刀。……」復厲聲喝道：「姓談的，你們儘邀旁人頂缸不行，快給我滾出來。你們要不出頭，爺們可要不客氣，挑你們的窩了！」女俠厲聲道：「你狗賊有本事，先把這一男一女打敗了，再找談家的正枝正葉。」

兩方面正在叫陣，陡然細腔細調，一個廬州府口音的婦人，由房上接了聲：「姓康的朋友請了！我們正要見你，你居然賞臉光臨了，好得很。談家的正主就是我，我就是談維鈞的妻子。請你們讓開一步，容我們下來領教。」

峨帽羣雄巴允泰，康海，喬建生，喬建才等，一齊仰望。在房上挨着黑衣女俠的肩

下，出現了那麼一個中年婦人，纖腰細足，包頭佩囊，一身短打扮，手中只提着一把短刀，喬氏弟兄忙尋看他背後，背後似乎沒帶着飛刀的刀囊。——却不知飛刀談五傳下來的飛刀，有長短兩種。長的飛刀一尺多長，一共五口，插在背後，露出肩頭。短的飛刀一糟七口，長才七寸，窄刃細把，上繫綢條，名爲刀衣。另有現成的皮製刀囊，並排成七鞘，每鞘插一口刀；僅僅露出七口的刀尖，（並非刀柄在上，）刀鋒尖銳，却非十分鋒利。尋常佩帶，把刀囊斜跨在右肩頭，左肋下，微偏在左背後面；使用時，便可推過刀囊來，用手指一摺刀尖，向外一甩，便可倒擲而出。只一翻轉，立即達到敵人身上。談家大娘子倪鳳姑現身而出，確在肋下佩着七口短形飛刀，還在袖底藏着雙筒袖箭，但全是沒有毒的。她恨極了仇人，膽敢欺負到家門口；爲保全談家後代，一弟二子，她定要下毒手，與仇人拚命了。彈指翁獨獨勸她手下留情，免得過傷了仇人，再一再二尋讎；黑衣女俠却勸他應該下毒手，殺一儆百，免得賊人再三再四，窮追沒完；正是各有各的看法。倪鳳姑先把小叔和愛子，任兒藏起來，然後自己挺身應敵。寡婦心情，未免心軟，但却抱恨甚深。她考慮了一晚上，到底是暗器仍要用，毒藥暫可不使。

峨嵋羣雄露面的五個人，都注意倪鳳姑，却都不認識她；都提防他談家門的飛刀，却沒理會倪家門的雙筒袖箭。都聚精會神的打量倪鳳姑，却不曉得可怕的不止倪鳳姑，



還有那奪命針段鵬年的梅花針，和搏沙女俠華吟虹的五毒神砂。

巴允泰是老江湖，見談家又出現了一個女的，心中怙懣起來。這可真是勝之不武，敗了最丟人；並且女子會武，必非拳技刀劍驚人，她們一定是以巧降力，慣耍弄暗器的。忙暗囑同伴：「小心了，她們的暗青子！」康海和快手盧也覺出這一點來，同聲叫陣道：「姓談的女人聽真，我們男子漢，大丈夫，遠道前來，訪朋友，清舊賬，我們可不愿意和一個脚指頭的娘兒們打交道。……嘻嘻，姓談的子孫難道都死絕了麼？你們當是擔債主子哩，把男人藏起來，放出女人來對付，可惜爺們不是那種人！」

二女俠一齊大怒，奪命針段鵬年也忿不可遏，叫道：「哇！好一羣不知自愛的奴才，穢口傷人，貽笑江湖！看你段二太爺對付你，閃開了！」回首向內道：「談順，快開街門！」對二女俠又一揮手，登時聽院內嗖的一聲。然後二女俠一轉身，跳下房來，落到院內。段鵬年也一栽身，跳到鄰房。談宅前院房上登時沒了人。

喬建生，喬建才一見這種情形，忙向同黨一指鄰牆，低呼道：「上！」打算乘虛上房，入攻談宅。巴允泰忙道：「瞎，不行，快上這邊來！」大呼道：「姓談的朋友，我們就依你，江邊見！」向衆人一揮手，刷的撤退下來，斜趨江邊。幾個人一挪步，談家房頂上嘩啦一響，露出半個人面來；托着一桿花槍，槍尖探出房脊，暗示着尋仇人趁

早別往房上闖。峨嵋羣雄均已看明，巴允泰低聲道：「如何？還是江邊好，可以往樹林裏誘他們。」巴允泰自以爲大方持重，那曉得談家房上，那一個人面，半截搶頭，乃是故佈的疑陣。

當下談家大娘子倪鳳姑，和搏沙女俠華吟虹，奪命神針段鵬年，聯袂爭先，從鄰院跳出來，如飛地趕到江邊。尋仇的峨嵋七雄也鑽出巷口，如飛的撲奔江堤。談家只有二女一男三個人出頭，仇人過來的已經五個，並且還有潛伏未到的接應，雙方勢力不敵。倪鳳姑和搏沙女俠毫不介意，拚命的迎上來。登時雙方交手，在暗淡的月影下，往來拚鬥。却把個局外旁觀的陳元照急得了不得，急急的催促伯父石振英，快奔江岸，拔刀助戰。石振英也替談家着急，他們不該擅離家院；萬一仇人乘虛襲入，談宅就要遭害，思量着要替談家護院。叔侄二人各着各人的急，到底小的扭不過老的，石振英疾引着陳元照，往談家後宅鄰院湊過去。

不料叔侄兩個身形一幌，談家小樓上陡然的火光一閃，同時前院房上故佈疑陣處，竟有一個活人伏在那裏，突然舉起一盞孔明燈，一道黃光竟照石陳二人藏身處射來。陳元照道：「不好！」一言未了，刷的飛來一枝弩箭，石振英和陳元照急急一縮項，退到房脊後。石振英向陳元照低笑道：「好！人家有防備，這裏不用咱們管了，咱們快奔江

邊，看熱鬧去吧。」到了這時，石家叔侄心下釋然，便刷的跳下馬來，循巷貼牆，往江邊溜去。將出巷口，未肯再冒昧，兩人藏着身子，往外探頭。

## 第五章 江邊決鬥

江邊此時，打得十分激烈。談家大娘子倪鳳姑手持利刃，力敵二仇，是正對頭康海，和快手盧。黑衣女俠連五鳳劍，獨戰喬建才，劍光揮霍，應付裕如。那段鵬年和那個賣野藥的巴允泰，一口刀對一刀一拐，單打獨鬥，一來一往，打得最兇險。那喬建生把手中刀一抱，在一旁觀風；掌中暗捻着一枝鋼鏢，預備相機援應自己的人。

巴允泰認定倪鳳姑是談家的正對頭，一面動着手，一面側目旁睨。談家這男女三個人，在右肩頭，左肋下，竟都佩着鹿皮囊，料想必有利害的暗器。巴允泰且打且變換脚步，往康海那邊湊過去。連打招呼，教同伴們留神飛刀暗器；務必把這三個男女緊緊裹住，別容他們緩手。黑衣女俠華吟虹只是冷笑，一連數劍，把喬建才砍得倒退。倪鳳姑連一把短刀，雙戰快手盧和康海。只走了幾招，便識出康海的扑刀手法很毒，刀也分量沉重；那快手盧却又十分狡猾，手快而刀疾。兩個人都是勁敵，倪鳳姑便不敢戀戰，用刀一衝，往旁一竄，就想掏飛刀。巴允泰大嚷道：「纏住她！」康海喝道：「臭婆娘，少

掉鬼！」扑刀一挺，立刻跟上來，『白蛇吐信』，照倪鳳姑猛刺。倪鳳姑不敢招架，閃身一躲；快手盧道：「女朋友，少使暗器！」跳過來，從斜刺裏照倪鳳姑肩頭剝來一刀。倪鳳姑回身一順兵刃，往外封架；康海早又趕過來，惡狠狠把扑刀一揮，下掃雙足。倪鳳姑纖足一點，微胖的身體騰空竄起來；剛躲過這一刀，快手盧的刀又到。兩個仇人果然提防着倪鳳姑的暗器，雙雙的纏鬥，一點也不放鬆。倪鳳姑的暗器一時無法出手。

那一邊，巴允泰和段鵬年各用純熟的招術，刀拐翻飛，互相刺擊。段鵬年隱聞倪鳳姑似因體胖，呼吸短促；忙打定主意，施展絕招，要先打倒一個敵人，騰出身子來，好幫助二女俠。並且敵人較多，自己這邊更不便跟他久耗。那喬建生仗刀觀戰，更防他抽冷子潛下毒手。當下喝一聲：「朋友，看刀！」刀鋒一展，展開了一套精熟的刀法，泛起縷縷寒光，向巴允泰猛砍過來。巴允泰久經大敵，立刻也將手中刀一揮，施展開六合刀法，用力迎擊上來。登時只聽得嗖嗖的閃竄之聲，和利刃劈風之聲；月影下，刀光拐影，交織成兩團白光，翻翻滾滾，隨着身形亂竄。兩個人棋逢對手，打得十分出力；却是各仗精熟的招術，攻打敵人，全不肯硬砍硬架，聽不見兵刃磕碰的聲音。

忽然間，聽得一聲嬌叱道：「倒下！」擲沙女俠劍尖一挑，突然使了一個詭招。誘得對手喬健才整個身子攻進來，她就劍花一撩，又一顫，叮噹一響，把喬建才的刀彈落

塵埃。這一招得手，第二招跟手又發出來。喬建才拚命往旁一竄，嗤的一聲，左肩頭衣破血濺，踉踉跄跄，向圈子外竄去。黑衣女俠華吟虹雙瞳一瞪，喝道：「那裏走？」揮劍便追。那一邊，觀風的喬建生吃了一驚，飛身一竄，急一抖手，把那一枝鏢一聲不響，劈面打出來。相隔才四五丈，只一揚手，鏢已打到搏沙女俠身邊。搏沙女俠華吟虹伏身一閃，掌中劍不依不饒，仍向外吐，照那丟刀失措的喬建才劈去。喬建才翻身敗走，撲地摔倒。喬建生忙一個箭步，從斜刺裏脊背後，掩襲過來。讓過喬建才，斜肩帶臂，猛砍女俠華吟虹。華吟虹其實早就防着這個袖手旁觀的敵人；陡見敵刀襲到，她不閃，不躲，不退。耳聽得利刃劈風，看看將到自己背後，她這才猛然一撤身，劍鋒一轉，硬往外滑着一封。却不是真封，左手早將鹿皮手套帶上，喬建生刀到人到，兩人幾乎對撞。華吟虹猛然把左手一揚，嬌叱道：「看招！」一把五毒神沙劈面灑打出去，敵人的刀也劈面剝進來。她這才掄劍一撥，倒退着往後一竄。鐵沙子如一團黑霧籠罩過去，立刻聽見「嚶呀」的一聲怪叫；喬建生閉住一口氣，極力側身往旁一閃。耳輪上，左腮上，挨了兩粒鐵沙子，深深嵌入肉內。他就拚命往外一跳，捫耳撫腮，將鐵沙撥落；受傷處微微汪出兩滴鮮血，熱辣辣的有點疼痛。厲聲大罵道：「好騷娘們，甚麼東西灑了我一臉！看刀！」竄上去，掄刀就剝。

那喬建才栽倒在地，趁這空隙，一骨碌竄起來。肩頭划傷，幸不甚重；一咬牙，把腰間的七節鞭嘩唧唧一抖，亮開了，與喬建生同聲大罵着，反撲過來。墊一步，夠上部位，七節鞭『撲頭蓋頂』，對準擄沙女俠打去。

黑衣女俠華吟虹方將毒沙發出，早又換右手，再抓了一把。往前一趕步，正待揚手追擊喬建才的上盤；不防喬建生面中鐵沙，仍然戀戰。喬建生的刀竟先砍到，喬建才的七節鞭也隨後打到。這倒出乎意外！黑衣女俠華吟虹急急的一倒步，身往後退，手向前揚，刷的打出第二團黑霧。冷笑罵道：「不知死活的奴才，教你罵，教你砍！」第二把五毒神沙，突然衝喬建才打去。喬建才七節鞭「吧達」的打空，擊得平地塵飛。忙將起鞭一帶，嘩唧唧折回來；五毒神沙的黑霧又迎面打到。也吃了一驚，月影下不曉得是甚麼暗器，只疑心是迷魂砂之類，伸手將鼻子一捏，右手忙將鞭盤空一掃，斜着身子往旁一竄。七節鞭衝開黑霧，鐵砂子向四外飛濺。擄沙女俠華吟虹纖足一點，霍的遞劍進攻。喬建生剛剛衝上來，吓得急往旁退，身上又着了一點，幸未打透夜行衣。喬建才却未躲開，半邊臉上和右手背上，照樣也挨了三兩粒鐵砂子，熱辣辣的疼痛。

喬建才比建生精細，一抖鞭竄出圈外。右掌一綳勁，把砂子迸落。急伸手將臉上嵌着的那一粒沙子挖出來，就月光一看；不過像綠豆粒大小的一顆鐵砂，却不懂得是何暗

器。忙往鏢囊內一放，罵道：「臭婆娘，拿烏槍的鐵砂子打人，還算什麼暗器？看鞭吧！」搶步重又上前，和喬建生仍然雙戰女俠。黑衣女俠冷笑不止，一面招架，一面斥道：「呸，瞎眼的奴才！姑娘就用這裝烏槍的鐵砂子，打死你這一對不知死活的賊兔子！」

二喬弟兄真個不知利害，纏住了女俠。一刀一鞭，一遠一近，一軟一硬，攻個不住。看樣子，女俠似乎被打得接應不暇，兩個人越發得意。但是黑衣女俠且戰且繞，一雙星眸不住的閃看周圍。見談大娘倪鳳姑那邊，被康海和快手盧追得緊急，空有飛刀，綏不過手來；她就直往倪鳳姑那邊湊過去。

忽然二喬哼了一聲。兩個人臉上的傷，起初熱熱辣辣的微疼，轉瞬又不疼了。焉曉得那不是不疼，乃是發麻；麻過去這一陣，便立刻轉成灼疼。喬建生臉上那顆傷挨近左眼，到了這時，突然覺得左半邊臉麻木；好好一隻左眼，忽然模糊起來，而且眼珠發脹。喬建才的左肩傷處，也忽然扯得左臂沉重了。兩個人齊說：「不好！」忙叫：「二叔！留神這個雌兒，她手裏可是打鐵沙子！」

當此時，那賣藥郎中巴允泰，向段鵬年屢施險招，未能得手。陡然改了主意，往倪鳳姑這邊湊來；也似乎一面應敵，一面要幫着康海，把殺人正點毀了。段鵬年一口刀劈刺划掃，和巴允泰力鬥；見敵人不住的變換步眼，便將計就計，跟着敵人，往談大娘倪

鳳姑這邊轉來。兩方面，三撥對手，本來散在江岸相打，都相距數丈；此時不約而同，以倪鳳姑康海爲中心，齊往一處團湊。

巴允泰抖擻全副精神，對付段鵬年，不時偷眼釘看倪鳳姑左肋的飛刀刀囊。忽聞得二喬這一喊，急急回頭尋看；還不曉得二喬身已受傷。驀地瞥見了黑衣女俠手帶着皮套，巴允泰登時大吃一驚。急吆喝道：「喂，你們留神，這兩個蓮果都有暗青子！這個胖娘們不是飛刀，就是甩手箭；這個丫頭不是毒蒺藜，就是毒砂子。你們千萬把她倆裹住了，別教她發暗器！」

警告可惜遲了。突然聽黑衣女俠縱聲狂笑道：「狗賊，算你識貨！大姐姐，閃開了！」倪鳳姑往旁一竄，又沒竄開；快手盧挺刀追來，康海也掄刀剝到。倪鳳姑儘力往圈外一掙，喘吁吁叫道：「么妹，快發五毒神砂！」黑衣女俠一見這種戰鬥的情形，把雪白的牙齒一咬，奮力將二喬衝開；只一跳，來到倪鳳姑身旁。一探囊，又撮出半把五毒神砂。奪命神針段鵬年急喝道：「師妹別發那個！」但是，這話也吆喝晚了。黑衣女俠刷的一揚手，一團黑霧瀰空，竟照康海打來。巴允泰驚叫道：「快躲！」康海大驚，急掙命一跳，埋頭伏腰，反跳到仇人倪鳳姑的身後，倣倣躲開了。巴允泰狂呼道：「風緊，是五毒神砂！快擋頭臉，遮手背，別教它打着肉皮！哎哎，快扯活！」黑霧又飛起來



，巴允泰只顧驚呼，稍一分神，奪命神針段鵬年嗖的一刀，照肋下刺來。巴允泰險些失手，刷的一跳躲開。

『五毒神砂』先聲奪人，被倪鳳姑巴允泰一言道破，尋仇的五客一齊震動。二喬頓然驚悟，尤其張惶，登時覺得受傷處支持不住。快手盧盧登十分的手快，趁着紛擾，照着倪鳳姑下盤，刷的掃來一刀。倪鳳姑體胖，飛縱的功夫久已擱下了；努力的一竄，僅僅的躲開。康海驚魂稍定，也順手劈來一刀。談大娘倪鳳姑橫刀一架，趁着毒砂得手，連連退出好幾步；竟將兵刃交到左手，右手一捏刀囊上吐露的刀尖，只一扯，又一甩，七寸長的飛刀脫手飛出來。可是飛刀才出手，快手盧的刀又已捉空剝到；倪鳳姑兩隻小脚一登，嗖的一竄，閃開了。康海躲着黑衣女俠，揮刀重奔倪鳳姑。突然間，一葉飛刀疾如電掣，直鏢到康海的面門。康海只防備五毒砂，不想飛刀已到，急急一側臉，刀鋒掃耳輪劃過去，削破了一道血口子。怒吼一聲，揮刀進戰。不想倪鳳姑只一得空，登時把七口飛刀，不住手的放出來。

賣藥郎中巴允泰看出情形不對，再要不識起落，必吃大虧。急厲聲叫道：「喬老二，老三，快走！」把自己的暗器鐵菩提，也掏出一把，照準身邊的段鵬年，倪鳳姑，沒頭沒臉連發數粒。段鵬年，倪鳳姑一竄閃開，一齊動手，各發暗器。相隔過近，閃躲太

難，雙方的人不由各往後退出數丈。

倪鳳姑的飛刀很準，只可惜打得太急了，七口飛刀連氣發出五口；尋仇人閃展騰挪，使盡身法，俱都躲開，只有快手盧挨了一下；她自己也中了一鏢。倪鳳姑竟十分英勇，拔去鏢，仍在力戰。一面發暗器，一面喊叫：「段二哥，別留情了！怎麼還不放梅花針？不要教這些惡賊跑了！」忙又將袖中的雙筒袖箭打出來。奪命神針段鵬年見她急怒，忙叫道：「大嫂往這邊來。看小弟來，您家不要發暗器了！」橫身擋住了倪鳳姑，把他的奪命梅花針發出來。

黑衣女俠華吟虹的五毒神砂，奉父師嚴命，不準輕發；必須敵人雙戰自己，或者自己陷於死地，非此不能逃生，才得揚砂救命。奪命神針段鵬年連聲喝止，不教她妄發。黑衣女俠却得了理，再不肯讓，連聲說道：「那不成！他們兩個打一個，不下毒手不行！二哥，你狠狠打吧！」談大娘倪鳳姑更慮到後患，對仇人最好斬草除根，一疊聲催促女俠：「么妹，快發毒砂，快發毒砂！這可饒不得，他們欺負到門上來！一日縱敵，百年養患！」一樣的應敵拒仇，各人的，看法不同。

尋仇人一番惡鬪，竟未得手，反而傷人丟醜。爲首的巴允泰和康海恨惡萬分，想不到那麼厲害的一塵道人，居然把他毀了；談家孤兒寡婦，反倒栽給他們，這口氣如何嚥

得下去？巴康二人注視着女俠的五毒砂，和段鵬年的梅花針，眉峯緊皺，切齒咬牙，齊呼一聲：「風緊，扯活！」刷地沿江退下去。二喬一盧當先飛跑，直投西北樹林。巴允泰，康海橫刀斷後，擋住了段鵬年，華吟虹，倪鳳姑；一面退，一面惡罵醜詆，一面用暗器遙擊。奪命神針段鵬年大怒，搶先追趕過來。他的梅花針有的無毒，有的有毒。仇人雖惡，他仍不肯傷敵要害；只用無毒的針，往不致命處打去。梅花針不能及遠，至多不過三兩丈。雙方各用暗器遙攻，兩邊距離漸遠。賊人且戰且退，退到江堤；巴允泰康海霍地轉身，向段鵬年叫道：「相好的，我們認栽了！請你報個萬兒來！」

段鵬年手握利刃，暗捻梅花針，用刀尖一指，正要答言。黑衣女俠華吟虹搶先報道：「告訴你，吓破你的狗胆！姑娘乃是搏沙女俠，這是我段二哥，奪命神針。你有胆的，上陝西找我們去！」尋仇人等吃了一驚，巴允泰接聲回答道：「好，我們栽得還有道理，咱們再見吧！」招呼一聲，和康海轉身飛跑，趕上了二喬一盧，一同搶奔西北。段鵬年忙叫道：「朋友，好漢做事，有起有落，你們先別走，咱們今晚上這場事怎麼樣，算完了吧？喂，朋友，請你也留下個萬兒。」巴允泰略一旋身，冷笑道：「你們自己想想，這沒有完！」康海更厲聲道：「一輩了沒有完，你們等着吧。你們有胆量，來來來，咱們到林中再會會。」

段鵬年又緊趕了兩步，很生氣的喝道：「你們還不打算完？好漢別走，今晚我們一定要見個起落」尋仇人並不理會這話；巴允泰握刀拒後，快手盧和康海分攙着喬建生，喬建才；五個人連打胡哨，似在呼援，一齊的投向森林。

黑衣女俠大怒，掄折鐵五鳳劍，拔步便追，道：「好一羣不識起倒的奴才，那裏走？今天姑娘我教你們全完！」賊人不答，只是不住聲的連打胡哨。段鵬年急急的往林邊看了一眼，果從林影裏又衝出兩條人影，在林邊堤上往來打幌。段鵬年不由心生疑忌，搏沙女俠却不管不顧，竟飛身往前窮追。段鵬年急道：「師妹不要追了！別中了人家調虎離山計；你快回來，看看談大嫂吧。」

談大娘倪鳳姑豐肌纖足，此時累得呼吸緊促，竟坐在地上緩氣。段鵬年忙問道：「大嫂受傷了沒有？」倪鳳姑一笑站起來，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只是我久已沒練功夫了，氣兒未免支不住。」段鵬年搖頭道：「大嫂，你怎麼還瞞著？我分明看見你，教那賊子打了一暗器。」倪鳳姑微笑不言，却將手膀擺了一擺道：「那不要緊！……喂喂，么妹妹，么妹妹，你快回來，你怎麼一個人趕下去了？段二哥，你快把她追回來吧。」

兩個人急趕黑衣女俠。倪鳳姑奔出幾步，「哎喲」一聲，又要坐倒。段鵬年止步回頭，振吭大叫：「師妹回來，師妹回來！快看看大嫂吧！」這搏沙女俠華吟虹竟捷如飛

鳥似的，奔騰飛躍，望影跟踪。仗一口五鳳劍，一袋五毒砂，公然窮追下去；要以一己之力，擒拿五個尋仇之人，段鵬生連叫她不應。

段鵬年顧得了倪鳳姑，就攔不住華吟虹；要追回華吟虹；又不放心倪鳳姑。急得他不顧一切，連聲大叫：「師妹，師妹，你怎麼不聽話？談大嫂掛彩了，你怎麼還要趕？不會先回來，叫來人再趕麼？」

搏沙女俠華吟虹雙眸直注着叢林敵影，傲然回顧道：「大姐，你真受傷了麼？……二哥，你快把大姐救回去。這一羣不要臉的東西，必得追上他，除治了才好；不追，怕他們還要再來，你沒聽他們放下的話麼？」搏沙女俠略略的遲回了片晌。月影下，瞥見倪鳳姑已經站起身來，同着段鵬年，追呼自己；她便笑了一聲，反倒放了心，連連揮手道：「我得追他們。大姐姐，二師哥，你們快快回去勾兵吧。我先緩下去，省得教狗賊們溜了。」說罷，一擡劍，猛旋身，又如飛的追逐下去。奪命神針段鵬年空是師哥，兀自攔不住她；不由頓足生氣道：「這個姑奶奶真急殺人！大嫂，這怎麼辦？老爺子一向不許姑娘們對敵，這一回一定要鬧我。」倪鳳姑忙道：「不要緊！我跟你一塊追她去。」

但是，倪鳳姑的傷並不算輕；段鵬年一個男子，既不便替她裹傷，又不便攙扶她。況且她又是一個孀婦，雖然稱她爲大嫂，實在比自己年輕，還是個弟婦輩分！這正應該

由自己追敵，喚回華姑娘來，叫她把倪鳳姑攙回家去，實在兩便。偏偏這位華姑娘學會了一身本領，永遠不得機會施展；今夜好不容易抓着了逞能的地方，那肯空空放過。眼看她緊綴着五個逃賊的背影，奔向林邊去了。段鵬年乾着急，進退不得，只有大喊的份兒；華吟虹連話也不回答。倪鳳姑也不放心，只催鵬年休管自己，快追回么妹來。姑娘們與人較技，只許勝，不許敗，敗了怎對得起她的老人家。可是倪鳳姑一步一癢，分明需人救護；把個白面徽髻，斯斯文文的段鵬年，窘得束手無策，又喊又跳。

那邊退走的五個仇人如飛逃去，其中喬家弟兄毒已發作甚劇。快手盧和康海各攙着一個，見二喬渾身打戰，步履頃跌，不住的呻吟，又望見黑衣女俠疾如電掣的趕來；兩人一齊驚恐，對着樹林，喊叫援兵：「師姑快出來，咱們人受傷了！壞了！」

巴允泰本甚驚懼，一見手下這四個師侄害怕的神色，他就忿然大怒，厲聲道：「不要慌！我先擋他一陣。這不就是她這小妮子一個人麼？」一擺手，催二喬和康海，快手盧速退。二喬以慘厲破裂的噪音叫道：「師叔發暗器呀，可別叫她打傷了！我們倆受的毒很利害，今晚上怕挨不過去了！」巴允泰狂吼道：「怕甚麼？我不信華家門的五毒砂，會比過唐家門的毒蒺藜。那都是一種毒藥，一種解藥的，打傷了也有法子治。你們別慌，有我哩。」巴允泰忙又趕上來，先把二喬的臉色看了看；急掏出一包藥來，交給康

海，盧登。然後一橫刀拐，扼住來路。那搏沙女俠已經歡天喜地的，揮五鳳劍，捏五毒神砂，雀躍着撲過來。她乍試身手，一戰獲勝，說不出的高興，把這拚命的事看成兒戲。相隔尚在一箭地以外，巴允泰大吼一聲，擺出拚命架式；右手摸摸索索，掏出一把鐵菩提子來。這東西是無毒的，但是他的這菩提子分量比較加重，可以及遠。他要手發菩提子，擋住搏沙女俠華吟虹，不令她近前。

那前面奔跑的峨嵋派康盧雙雄，架着二喬的胳膊，奔出數步，急將救藥給喬家弟兄分服了。沒有水，只可乾嚥；並且這只是一包硃砂化毒丹，只能定痛，並不是五毒神砂的對症解藥。天道好還，他們剛用毒蒺藜暗算了一塵道長；現在未及一月，他們也要乾吞解毒丹了。搏沙女俠也和他們一樣，毒器雖已傷人，依然窮追不捨，趕盡殺絕。康盧二傑又怕又怒，剛剛的看着二喬直着脖頸，嚥下藥粉去，一回頭，黑衣女俠如風捲殘雲般追到；兩人急一伏身，揩起二喬，狂奔下去。仍然振吭高叫：「師姑呵，師叔呵！快過來吧！咱們人受傷了！中了五毒砂了！」：突然一個清脆的喉嚨答了腔：「孩子們別慌，我來了。甚麼人有五毒砂？」林影中「嗖嗖」的一陣響，如飛的奔出來一雙人影；康海二喬一齊歡呼。

當此時巴允泰回頭瞥了一眼，也心中大喜。估料遠近，援兵要後到一步，敵人却要

搶先一步殺來。巴允泰心中實在懼怕人家的五毒神砂。雖承師弟唐林夫妻給了自己一包解毒藥，却是治毒蒺藜的；偏偏又什襲珍藏，未帶在身邊。現在勢逼處此，只可豁出帶傷，先去抵擋一陣。於是緊咬鋼牙，大罵道：「華家該死的丫頭，我們與你素日無仇無恨，我們讓了你，你還追？看毒鏢！」把鐵菩提抖手打出去三粒。

巴允泰志在阻追兵，以待救至。搏沙女俠早已看破，嘻嘻的一陣輕笑；但見她霍地一閃身，躲開了鐵菩提子，猛頓足，一躍兩丈，施展開「蜻蜓三抄水」的輕功，往斜刺裏，讓過巴允泰的邀截，一抹的繞衝上來，撲奔了快手盧和康海。康海措着二喬，沒命的往林叢跑，且跑且回頭往後看。喬氏弟兄臉負傷毒，神志半昏，嚙下化毒丹，心神略定；驟見敵至，偏偏又是搏沙女俠，兩個人不由失聲大喊起來。忙忙一拍康盧的肩頭，吃吃的叫道：「師哥，表哥，快着快着，死丫頭追來了！……不好，過來了！你快把我倆放下吧！……」

康海和快手盧驚愧交迸，堂堂五個男子漢，竟被一個女娃子追得望影而逃，何等可恥！快手盧自恃脚下快，還是拚命往前跑。康海却性子暴烈，陡然止步叫道：「喬表弟，你別怕，我擋他一陣！」一斜身，放下喬建生，二次抽刀上前。喬建生腳踏實地，臉腫目昏，心上還明白，忙叫道：「表哥，你別跟她打，快拿暗器揍她！別教她過來。」



康海道：「對！拿鏢鏢她丫頭片子！」喬建生挺然支持着，一幌一幌站在地上，也把囊中鏢取出來。眨眼間，搏沙女俠繞過來；可是巴允泰也倒追過來，拿鐵菩提追打女俠的後背。

搏沙女俠身手十分矯捷，如水蛇似的，左閃右竄，躲着巴允泰，專追康盧。戴皮手套，握了一把毒砂；一回手，先照巴允泰發去。巴允泰拚命的往後一退，竄出兩丈外；急急的一旋身，一個大彎腰，把頭面和兩手都藏起來。搏沙女俠張眸冷笑，跟蹤一跳，五鳳劍刷的追剝過來。巴允泰剛躲過飛砂，直起腰來；一回頭寒風劈到，急雙足一登，躲開這一劍，又發鐵菩提，攻擊女俠。女俠只砍這一劍，忽又抓毒砂，一揚手喝道：「打！」巴允泰大驚急竄，不想這一團黑霧反衝康海發來。巴允泰急喊：「快躲頭臉，發暗器！」康海果然一退身埋頭；這次隔得遠，很可以躲毒砂；但是，女俠的五鳳劍却會趁機襲來。連人帶劍，一陣風似的，隨着那把飛砂，直追到康海背後。康海急急竄開，忙又伸手登鏢。「嚇，好糟！」鏢囊中的一槽鋼鏢，已經贖了一枝了。剛才一陣亂打，耗失過多，連喬建生的暗器也差不多快用完了。只有巴允泰的鐵菩提子數目較多，尚有餘剩，但總多不過女俠的五毒神砂，那是沒有數的，整整半袋。

女俠的五鳳劍向康海一掃，女俠的五毒砂又奔了喬建生。喬建生毒發面腫，那裏逃

竄得開？拚命的往旁一跳，也一彎腰，埋頭藏面；隔得近，描得準，打得狠，喬建生一噁呀！一聲叫，脊背後和臀部又中了數粒毒砂，竟穿衣入肉。肉未破，血未流；只覺有些疼；喬建生却是驚弓之鳥，登時吓了個骨軟筋酥。咕登的栽倒地上，手中兵刃噹地拋出去了；微哼了一聲，如死人一樣，連動也不能動了。

巴允泰，康海沒命的跳過來，兵刃齊舉，飛刺女俠。兩個人都忘了施暗器。搗沙女俠華吟虹好生大膽，一著得勝，公然將自己的背後賣給敵人；一挺手中五鳳折鐵青鋼劍，嗖的一個箭步，跳上前，『撥草尋蛇』，猛刺中傷倒地的喬建生。巴允泰和康海的刀也緊緊救到，可是還差一步。喬建生人已昏迷；却是多少年苦練的武功，依然有自衛的機警。驚惘中不知怎的，似聽見利刀劈風，敵劍急襲已到；他竟從地上刷的一滾身，又一翻，又一滾，連滾出數丈，突然『鯉魚打挺』跳起來。還是支持不住，又哼了一聲，『撲登』的跪倒。

當此一髮千鈞之時，巴允泰的刀已先刺到女俠的後心，康海的刀也刷地斜扎到女俠左肋。搗沙女俠初出茅廬，武功竟如此輕靈，胆又大，心又細，目力又強。她陡然一劍刺空，微微一楞，把喬建生一看；喬建生逃躲開，又栽倒了。女俠蛾眉一挑，方要再追刺一劍；却驀然一動，耳畔聽見風聲，立刻一轉身伏腰，五鳳劍疾如電掃，往後面一撩

。跟着一長身，寒光閃閃，讓招進招，劍尖直劃到巴允泰的肩頂。巴允泰一退步，微側身讓開了；刀拐一展，將發第二招。擲沙女俠輕盈的身材一跳，倏然一縷寒風空掃過去；康海急襲的第一刀已落空，巴允泰的第二刀也同時落空。巴康二人立刻凝步轉身；好女俠，未容得巴康二敵變招重攻，她就將左手的灰色鹿皮手套高舉着一張，嬌叱道：「看招！」康海慌忙一閃身，又一埋頭。不料這是一個誑招，並沒有揚砂，女俠便將高舉的手一回，就勢探囊一握，又抓出一撮五毒神砂。

這誑招只騙動康海；那巴允泰雙目炯炯，釘定了女俠的鹿皮手套；徒張空把，未見黑霧，他就罵一聲：「好丫頭，看刀！」也想用自己的暗器；側身取出兩粒菩提子，忙將刀一掩，猛然發手打出。究竟擲沙女俠應敵的經驗淺，恃勝而驕，只顧自己誘敵，忽略了敵人誘己；只一眨眼，兩粒鐵菩提奔面門打來。她急急的一扭臉，又一矮身，猛然往旁一跳。鐵菩提連打出三粒，四粒，五粒；女俠張皇失措，後退，旁躲，閃身，伏腰，忙了個不亦樂乎。巴康大喜，雙雙攻來。

女俠的一雙星眼光力極足，有夜眼之譽的：月光下躲暗器，並不爲難。頭兩粒鐵菩提，打她一個措手不及，以後她便留了神。她忽要佯敗取勝，趁着一旋身躲閃暗器之時，早又抓出一把毒砂。故意的失足一栽，容得巴康挺刃進擊；她就一揚手，刷的一團黑

霧，洒將出來。巴允泰挺刀揉進，暗捏着一粒鐵菩提，正要搶攻過來；猛見女俠的皮手套又一揚，叫聲：「不好！」鐵菩提脫手打出去，上攻女俠的眼睛；他自己雙足一登，一個倒翻身，直翻回去。康海也急忙一側身，嗖的一個虎跳，斜跳出去。女俠這才軒眉一笑，五鳳劍一揮，纖足輕點，柳腰微俯，嗖的如小燕穿林，飛投到喬建生跟前，五鳳劍往下便扎。

喬建生雙手據地，一條腿跪着，已經左目如盲，左耳全聾了。女俠人到劍到，他渾如不覺。女俠大悅，一聲不響，正要下毒手。——陡然聽得對面刷的一下，似暗器破空之聲，黑忽忽一點寒星直打面門；跟着黑忽忽一個人影也撲過來。搏沙女俠是個打暗器的能手，聽暗器劈風之聲，銳而且輕，猜想必非鏢箭，也似毒砂：她就急急的一轉身，單足着地，右膝一曲，左足一伸，身軀往右一傾，幾幾乎斜臥在地上。可是手中劍仍然甩出來，『孔雀剔翎』，掃斬喬建生的腰肋。「吧達」一聲微響，暗器從肩頭掠落於地；對面的人影忽失聲一叫道：「呀……咄！」緊跟着叮噹的一聲嘯響，激起一團火星。搏沙女俠右手劍一震，吃了一驚；右足急急的一登，斜竄出兩丈以外。急抬眼一看，對面一個穿夜行衣的女子，正搶在喬建生的前面，把喬建生抓起來，往背後一掄，復面對月光，急急驗看手中的兵刃。

這個女子正是海棠花韓蓉。她的單刀竟被女俠華吟虹的單劍削了一個缺口，華吟虹的手勁較她大得多，華吟虹的單劍又是極犀利的一口利刃。海棠花韓蓉心知遇見了勁敵；但她恃藝不懼，挾衆不退，厲聲嬌叱道：「呔，你這丫頭，報個萬兒來！幹甚麼這麼趕盡殺絕，人倒了，你還砍？」說罷，凝眸端詳搏沙女俠華吟虹。只見女俠細腰纖足，看不清面目，只看出黑如點漆的一對大眼，正瞅著自己；她和自己一樣，右肩頭，左肋下，也跨着一個皮囊。

搏沙女俠華吟虹閃身退開之後，也是凝眸先觀敵人，後驗兵刃。自己的寶劍一點沒傷，於是手按毒砂囊，急急的先一尋看四面，又復正窺當前的敵人。只見這個從林中奔來的女子，纖腰細足，青衣佩囊，頭上包着很大的包頭；也看不清面色，可是估量聲容舉止，知是個三十來歲的婦人。

當此時，那林子第二條人影，韓蓉的丈夫唐林，也已如飛奔到。搶上前，抱起喬建生，忙退出數丈以外，急急的招呼巴允泰和韓蓉，一同上前阻敵；又招呼康海，趕緊退回來，亮火摺子，幫同驗看喬建生的傷。只一瞥，大吃一驚；喬建生半個頭顱已然青腫，一雙眼球已然血紅。唐林驀地對妻子叫道：「喂，我說喂，你可留點神，建生臉上中的真是五毒砂！」巴允泰急一指搏沙女俠道：「就是這丫頭打的！」唐林催康海揞着喬

建生，快手盧措着喬建才，自己拔刀隨後，一齊退入林中。忙忙的拿出藥來，給二喬治毒裏傷；樹林外單留下巴允泰和海棠花韓蓉，向搏沙女俠答話。

兩個女子對面爲敵，賣藥郎中巴允泰持刀在旁吆喝：「弟妹，招子放亮了，這個丫頭姓華，她手上就有五毒砂！」海棠花韓蓉道：「是山陽華家麼？……二哥閃開了，看我的。」一伸手探囊，先將皮手套戴上；又一伸手，重拔出刀來，將右肩頭左肋下的鹿皮囊推到前面。一墊步，輕輕一跳，跳到搏沙女俠的對面三丈以內。那一邊，搏沙女俠見對方來了援兵，也是女子，也戴手套，佩皮囊，便不忙着動手了。將五鳳劍一順，也把肋下的毒砂囊推了推，一言不發，看住正面側面的二敵。

搏沙女俠形若木鷄，臨敵不動，反倒鎮定下來。海棠花韓蓉急往前邁進半步，月光下，重新打量敵人。敵人意思安閒，雖然一個人對付兩個人，好像一點也不介意。海棠花被一塵道長削去頭髮，傷了頭皮，此刻應敵，格外矜慎。把手中刀一指，側身斜進，輕輕的喝道：「對面的女子，你可是山陽華家麼？」搏沙女俠脫口道：「正是……哇！甚麼華家不華家，我就是不許你們狐羣狗黨，欺負人家老談家的孤兒寡婦。不用說，你也是個女賊了；識會的，我勸你夾尾巴滾回去，少在這裏自找倒霉！」……這末尾四個字還未收聲；陡然間，海棠花韓蓉疾如閃電，伏身猛進。「白蛇出洞」，刷的刺進來一刀

。女俠微微一笑，俊眉一挑，身形一側；腕下用力，展五鳳劍，刷地硬往外一封。「噹啷」的一聲，把韓蓉的折鐵柳葉刀彈開。就手劍花一繞，往外一送，險些刺中了韓蓉的肩頭。

韓蓉急側身閃開了，覺得右手虎口一陣發熱，立刻罵道：「好丫頭！」往回退一步，復又進擊。第二刀不敢直扎，改取斜掃；「連肩帶臂」，照搏沙女俠砍來。搏沙女俠紋絲不動，掌中劍又往外一磕；韓蓉身手靈活，再不肯硬碰，條的把刀抽回。却又一咬牙，第三刀登時又發出來；改斜取爲平進，奔中盤，「黑虎掏心」，直刺當胸。黑衣女俠仍然不動，五鳳劍復往外一搪；未容得敵了收招，她立刻還手。左手劍訣一領，斜身探劍，緊貼韓蓉的刀鋒，往外一撤招，「鐵鎖橫舟」，劍尖直點韓蓉的右腕。韓蓉忙把刀往下一沉，一橫身，右臂外展，「白鶴亮翅」，柳葉刀直斬女俠的下盤。二女連換三招，那賣藥郎中巴允泰往前一跳，突然側襲女俠的背後；刀挾勁風，斜劈過來。

搏沙女俠華吟虹雖被夾攻，依然從容不迫；雙足一點地，騰身躍起，斜竄出丈餘。雙足才往下一落，海棠花韓蓉一刀削空，改招急進；用「進步連環」，刷刷，兩個盤旋，翻身往外撒招，「青龍探爪」，柳葉刀向女俠華吟虹的右肋扎來。巴允泰也忙縱步欺身，刀拐並進，拐守刀攻，「封侯掛印」，利刃側點女俠的面門。搏沙女俠身移步換。

微縮身偏頭，巴允泰刀走空招；又側身一跳，韓蓉的刀也貼肋穿空。搏沙女俠這才雙眸一張，利劍連揮，用『仙人換影』，『倒掛金爐』，一招分兩式，五鳳劍反挑巴允泰的中盤腰肋。巴允泰急用刀猛架，女俠這一招竟是虛式；刷的劍鋒一轉，反向海棠花韓蓉的刀上削來。韓蓉忙用『翻身滾手刀』，先把這一招救回。女俠華吟虹一領五鳳劍，用『烘雲托月』，劍光閃閃，向韓蓉的右臂點去。韓蓉勢須撤招，急急的將右腕一收，身形往回一縮；華吟虹趁勢往外一展劍鋒，點咽喉，刺兩肩，五鳳劍渾如青蛇吐信。韓蓉微微一驚，努力往後一偏頭，把刀往外一封，上護咽喉，橫顧肩項。不料這一下，正中了搏沙女俠誘招的譎計。二女才一交手，華吟虹便已試出韓蓉技高力弱來；於是五鳳劍單找韓蓉的柳葉刀口，給她一個硬刺硬架，硬砍硬削；和對付巴允泰截然不同。這一劍斜劈上盤，儘管韓蓉收招快，躲招疾，却是這回爲救要害，便躲不開刀劍相磕。一霎時，又嗆啞一聲嘯響，激起一團火花，柳葉刀竟被打落在兩丈外。韓蓉失聲一呼，斜竄到一邊；搏沙女俠嘻嘻一笑，跟踪追來。巴允泰大喝道：「呔！」急揮刀攔戰。韓蓉趁空一跳上前，俯腰拾刀。女俠喝道：「留下刀！」嗖的繞追過去；人未到，五鳳劍先劈出來。巴允泰忙挺刀阻擋；就在這時候，韓蓉佯作拾刀，已掏出三個毒蒺藜，喝道：「閃開了！」陡然一揚手，毒蒺藜從巴允泰頭頂越過去，惡狠狠照女俠上盤打來。把個巴允



秦吓得一縮頭彎腰，急急的竄開一旁。搏沙女俠果然衝到，海棠花韓蓉叫了一聲：「微倅！」心中大喜，以爲一擊成功。却不料女俠這一撲，佯爲攻敵，也和韓蓉潛連着一樣的心思；嬌軀微側，左手探皮囊，暗將五毒神砂抓出一把來。往前一竄，猛然住腳；五鳳劍只一轉，似往外扎，忽然掣回去。一握毒砂陡然發出手來，一團黑霧直罩到韓蓉面門。剎那時，鐵蒺藜三點寒星也早打到搏沙女俠的臉前。

臉面不比別處，只一傷，便是重傷。這兩個女子一樣的眼尖，一樣的手快，登時各吃一驚，刷的一齊一閃。寒星先到，黑霧後來。搏沙女俠一個『鐵板橋』的功夫，左足登空，右足踏地，把上半身直仰向後方，才得僅僅讓開毒蒺藜。那海棠花身本微蹲，就勢刷地往旁一躺；『燕青十八翻』，纖足登空，肩背找地，刷刷刷，直滾出毒砂所及處兩丈方圓以外。陡然一挺，『鯉魚打挺』站起來；可是被敵打落的那把柳葉刀，趁這一滾，早已被她順手抓到，握在掌中了。咬牙切齒罵道：「好狠丫頭，好快的爪子！」搏沙女俠也喝罵道：「好不要臉的婆娘，你就會打滾撒賴！」

## 第六章 劍奪爭鋒

搏沙女俠華吟虹星眸閃閃，注視敵人，心上也很有佩服韓蓉這一手就地十八滾；一面

躲毒砂，一面檢墮刃，難爲她身手這麼迅疾，心思這麼靈透。却將賣藥郎中峨帽七雄的第二人巴允泰吓了一大跳。當五毒砂盤空飛洒，毒蒺藜越頂飛掠時，巴允泰伏着腰，直竄出四五丈，才敢回身返顧。兩個女子早已刀劍齊舉，往當中一湊，又比畫起來。

巴允泰有點慚惶；只是心懼毒砂，不敢上前。他深知山陽醫隱彈指神通華雨蒼祕製的五毒神砂太已歹毒，就有對症的解藥，可是醫治起來，剝肉補創，比鐵蒺藜是一樣的費事。固然毒砂必須打中手臉，見血才能中毒；但若迫近了對敵，兩丈以內，也能打透衣衫，傷皮破肉的。現在七弟婦海棠花韓蓉拾刀重戰，勇氣不衰；自己無論如何，不能袖手。便一狠心，掏出鐵菩提子，繞在三丈以內，依然是伺機窺隙，描打女俠，暫時未敢肉搏。

女俠大怒，看破敵情；竟不專門韓蓉一人，不容賊計得逞。喊一聲，展開進手的招術，迅快的身法，敵不來，反而找過去；以一口五鳳劍，雙戰韓巴二敵。月光下，純鋼劍映月生寒，忽左忽右，倏進倏退，劈架挑扎，不亞如驚蛇駭電；一轉眼間，又鬥了二十餘回合。巴允泰力大，韓蓉招猾；搏沙女俠以一敵雙，發招拒招，因人而施。巴允泰的刀到便躲，韓蓉的刀到便架；閃躲格架，招術不同，身法不一。這麼嬌小的人兒，一點也不心慌，半點也不步亂，穩打穩鬥，身劍合一，竟十分的精練。仍有餘力，張眼照

顧着四外；還有偷手，要抽空再發五毒砂。三個人都有暗器，這時候打得團團亂轉；個個都想往外竄。竄出圈外，好洒五毒砂，好打菩提子，好發鐵蒺藜，只是一時各都不得其便。

人多的究竟占便宜，峨嵋二男女潛思毒計，明發暗號；一面打，一面不住的挪動地方，往西北角湊，往土堤下面溜。巴允泰一發狠，奮拐揮刀，破死力絆住了華虹吟。海棠花韓蓉便驀然抽身，退到巴允泰的背後，急急的一探囊，掏出毒蒺藜。但是她才這麼一比畫，搏沙女俠立刻覺察；突然一劍，照巴允泰砍去。巴允泰還刀一封，華虹吟右手把劍一撤，左手陡揚；巴允泰不由得一閃，華虹吟急急的一跳。三個人離開了差不多兩三丈的當子，不約而同，各掏暗器；不約而同，要展辣手。偷得這一點空，三個人未發暗器，六隻眼先往外一瞥。登時發見一條人影，從兩箭外一個黑暗的巷口竄出來，直趨江堤；眨眨眼，又打巷口追出來一個人影，把頭一個人影攔截回去。

這小巷正當福元巷談家，和西北角樹叢中間。兩條人影，身法輕靈，快如飛箭；只一閃，便縮回暗巷，看不見了。華吟虹吃了一驚；百忙中不遑遠計，急窺定韓蓉，一起步，陡發出一把五毒神砂。暗想：先打倒一個，才好收拾另外一個；然後騰出身手來；再對付奔來的那兩個。但這雙影驟然出沒，敵人那邊也很留神，巴韓二人互相關照了一

聲。一轉臉，女俠的五毒神砂刷地洒出手去。黑霧散漫，猝不好躲；竟有一粒打着韓蓉頭上的絹帕，吓了她一身冷汗。咬一咬牙，趁毒霧才過，也將鐵蒺藜抓出許多；惡狠狠追過來，照女俠劈面打去。那巴允泰回顧小巷，微微一怔神，突發怪嘯，手擲鐵菩提，遠遠的也照華吟虹打來。

鐵菩提一連三粒，從側面攔打女俠的上盤，中盤。毒蒺藜竟由對面，正打女俠的雙眼。擲沙女俠急掣身後退，跳出數丈。忽聞林中刷刷一響，竄出一個人影，對着巴韓，喊出幾句江湖黑話。又是異鄉口音，女俠聽不懂，心中一動，暗說：「他們一共多少人啊！別是要抄後路，包圍我吧？」到了這時，她方才有點後悔，早依着師兄段鵬年的話好了；如今寡不敵衆，怕要吃虧。但是少年好勝，不肯逃竄；而且藝高胆大，還想以少擊衆。自言自語道：「你們人多，我也不怕！」陡然一收招，劍交左手；立刻伸右手，探囊取砂。右手發毒砂，準頭比左手強過一倍，腕力及遠更強過兩倍；她決計以毒砂禦羣敵，取勝着。喊一聲：「看砂！」刷的一聲，毒砂滿把灑出來，登時與剛才絕不相同了。左掌發砂，散漫成一團黑霧；這右掌一發砂，頓時變成一條黑直線，真個是其直如矢，其快如風，破空而出，三丈取準。爲求必中，又湊近一步來，竟於一丈數尺內，照賣藥郎中巴允泰打去。

巴允泰急閃不迭，連忙伏腰。「嘜呀」一聲喊，半禿的頭頂皮上，重重的挨了四五粒毒砂；破皮入肉，一陣疼痛，比二喬還利害。二喬事先並不害怕，巴允泰是從骨子裏就害怕這一下，而現在到底挨上了。獅子搖頭的一擺，跳起來，往旁一竄，沒命的奔樹林逃去。頭上的毒砂也不敢挖下來，自恐血出毒發；殊不知這一來更壞，入毒越深了。直竄出一箭地，方才背林大叫：「弟妹風緊，快快扯活！我可受了毒砂了，你你你快來，給我治一治！」

海棠花韓蓉剛又掏出三顆鐵蒺藜，一見大驚，忙抖手發去。心慌意亂，難得取準；女俠一伏腰，往前竄去；連躲閃，帶進攻，直撲到韓蓉對面一丈以內。左手的五鳳劍一幌，右手的皮手套一揚，咬着牙罵道：「你也跑不了！」刷地打出一條黑箭，直攻面門。韓蓉一側臉，「哎呀！」一聲驚叫，捂着臉，翻身便跑。一男一女，一前一後，一直的逃奔樹林。

搏沙女俠揚揚得意，秀眉一舒，哈哈的笑出聲來。登時間摘脫手套，換右手提劍，左手按皮囊，纖足點地，柳腰一伏，嗖的直追下去。峨帽七雄巴允泰終是男子，頭頂雖中毒，跑得快；海棠花韓蓉是婦人，飛縱功夫不及女俠，跑出不多遠，便被女俠趕上。五鳳劍一指，再一墊步，一探身，劍尖便直刺到韓蓉的後心。……那知道巴允泰受傷是

真，韓蓉受傷是假，五毒神砂貼耳輪打過去，並沒有着傷見血。她却陡生狡計，失聲一呼，回身便跑。誘得華吟虹追到，猛然一旋身，柳葉刀往外一封；却是左手拿刀，右手登皮套，握一顆鐵蒺藜，窺準女俠咽喉，斷喝一聲：「忒！」脫然打出來。

這一下驟出不意；搏沙女俠得意窮追，忘了防備，三點黑星劈面打到。急凝身一側臉，揮劍往外一彈。刷刷刷，海棠花右手揚一揚，抓一抓，一連三顆毒蒺藜，如一條線的打出來，直取上盤三要害。一報還一報，也抹着耳輪，頭頂，脖頸打過去。頭一顆幾乎打着了耳墜珠環，第三顆打透了蒙頭巾；登時吓得一身冷汗，倒竄開兩三丈以外。海棠花韓蓉敗中取勝，手疾眼快；趁敵人失措，揉身倒趕，柳葉刀刷的揚起來，雙手高舉，用了個十二分力量，斜肩帶臂剝下來。

搏沙女俠驚忙中，急握劍猛往上一架。「噲哪」一聲，火星亂迸；海棠花「哎喲！」一聲，抽身便走；幸而雙手抱刀，却已震得虎口生疼。女俠腕力太強，韓蓉斷非敵手，再不敢戀戰，沒命的奔向林邊逃去。

可是搏沙女俠也震得虎口生疼，被韓蓉抱刀這一刻，也幾乎把五鳳劍出手。她越發激怒，嬌喝一聲：「賊娘們，那裏跑！」急從斜刺裏，橫剪去路，不讓韓蓉穿林。韓蓉四顧同伴，均已投入林中，只剩自己一人了。忙一撮口唇，吹起胡哨；一面跑，一面對

林催叫她丈夫唐林快出來，助己一臂。也不知怎的，林中竟沒有反響。韓蓉又急又怒，上一回暗算一塵道人，就嫌他們瀕危馳救太慢，使得自己險些死在一塵的寒光劍下，曾經很瞞怨他們一頓。怎的這一回，又來這麼一下！氣得海棠花尖聲喊罵：「你們都是死人，怎麼不出來？點子教我誘來了，快圈上她！」連喊兩遍，林中無人回答。韓蓉心知不妙，兩隻小脚如飛的奔繞。無奈她的脚程又不如女俠快，被女俠截在林前，闖不過去；只得抹轉身，往叢林側面片片民房曲巷奔去。回頭一看，搏沙女俠不依不饒，如箭的追到，自己的同伴沒一個出頭來擋的。韓蓉越加驚急，掏出鐵蒺藜，照女俠打去。搏沙女俠華吟虹往旁一閃，揚劍飛撲過來。韓蓉翻身又跑，一溜烟投入曲巷，往竹籬茅舍黑影裏一陣亂鑽。

搏沙女俠眼看追到巷口，心中很歡喜；又看了看，江邊別無人跡，立刻窮追下來。韓蓉一雙小脚穿着軟底鞋，踏地無聲，且跑且回頭看。起初尙還喊叫，跟着只伏身啞跑，三轉兩轉，折入暗影中。女俠不管不顧，一直掩入曲巷；這邊一堵，那邊一截，到底沒有截住，這個女賊不知鑽到那裏去了。

搏沙女俠性子倔強，不肯罷休；忙又鑽出曲巷，到巷口一探頭，外面仍沒有人影。復又縮身回來，嗖的跳上近處民房，往下面張望。這些人家，一戶挨一戶，櫛次鱗比，

更深人靜，看不見半個人影。忽然聽見西北邊遠遠的狗叫，忙跳下來，尋聲找去。心中暗想：「爹爹再三告訴我，逢林莫追；我想不走進去，只在林邊望望，也許不要緊。」她只想追擒韓蓉那個女賊，別的賊黨和別的人影，她都不管了。她想：「我必得捉住她，問出口供來，才算本領。」

女俠自己打好了準主意，立刻提劍，重奔西北角小樹林。剛剛的撲到林邊，伏下腰，伸頭探腦，由打南面往樹林裏面看。裏面黑洞洞，風吹葉嘯，呼呼的亂響，不時夾雜着折枝墜條的暴聲，頗覺陰森駭人。女俠一點也不怕，直起腰來，提劍離開林南，繞到林西；把這一帶疎林，踏勘了半轉，竟沒有察出一點動靜來。女俠心中納悶：「這可該怎麼辦呢？」她雖是初出茅廬，一舉一動，又精細，又大胆。當下對林發楞，到底不敢冒險往裏闖。又想：「要不然，我就回去吧。」猶豫片刻，猛然計上心頭，急使詐語，向林中叫罵；但叫罵半響，仍然沒有動靜。忽然一陣風過處，背後一帶竹籬茅舍間，又起了一陣狗吠，比先前那陣叫的還熱鬧。女俠道：「哦！我明白了，狗賊們別是穿小巷，繞回談家騷擾去了吧？」又側耳細聽了聽，覺得推想不錯，自語道：「有理，我得趕緊回去。要不然，爹爹準不願意。」提劍拔步，飛身疾走，往回路奔下去。却不走人家小巷，恐遭暗算；仍循江堤，貼着人家臨堤牆根，藏在暗影裏，躡足輕行。走出不多遠



，雙眸東張西望，忽望見巷口一條人影；「哦」的一聲，挺劍撲了過去。

這時候，二師兄段鵬年於無可奈何中，已經救護着談大娘倪鳳姑，剛剛奔回談宅。那拔刀觀戰的石家叔侄，伏身暗隅，把女俠在江邊的這一場惡鬥，看得明明白白。陳元照手握銀花雙奪，躍躍欲試，連催伯父石振英，快去幫拳。殊不知石振英滿腹狐疑，已經看楞了。

搏沙女俠的五鳳劍招，石振英看得十分眼熟：「這是誰呢？好像本門長門的宗派。」突然見女俠揚砂擊敵，在遠處看不甚清，只知道發暗器，不曉得是什麼。忽然聽雙方叫罵，隱聞「毒砂」二字，石振英心中一動，旋又聽見「華家」「華家」的叫着，石振英越發聳動；叩心自問道：「這是華家的甚麼人呢？」回顧陳元照道：「你看這個女子，發出來的是甚麼暗器？」陳元照凝眸注視，影影綽綽，也只看見一團黑霧，却已分明聽見雙方的聲喊，忙劍首答道：「這個女子麼，使的是甚麼五毒神砂。伯伯，甚麼叫五毒神砂？」

石振英恍然道：「哦，真是五毒神砂。元照，得了；這不用咱們幫拳了，五毒神砂足可以把這五個賊料理了。但是，這女子是誰呢？咱們長門華家沒有女弟子啊！」陳元照急得抓耳撓腮道：「管她是誰，咱們過去看看，可成了？」石振英笑道：「可以，只

不要教人家把咱們誤打了才好。」二人斜穿曲巷，湊到臨江弄口。窺見女俠戰勝羣敵，忽從林中又馳出唐林韓蓉夫妻，陳元照著急道：「咱們快上吧！」一枝箭似的奔出來；同時西邊人家忽起犬吠聲。石振英忙跟蹤追出，將陳元照攔回，道：「你不知道五毒砂的厲害，這個女子用不著咱們幫。」陳元照很不高興，撇着嘴不言語。旋見女俠又打敗男女二仇，向林邊追來，西邊吠聲又起；石振英道：「不好，這女子要上當！人家有埋伏，要暗算她。」忙叫著陳元照，逐吠聲潛搜過去。照犬吠處，連發數點蝗石，又抽身退回來，尋找女俠，暗思助她。

可是石振英又推測錯了。峨帽羣雄並不想暗算女俠找場，只想急襲談宅，趁空復仇。把受傷的人藏起來，草草敷藥，留人看守。唐林引著沒受暗傷的人，二番撲出，先尋著海棠花，次躲着女俠，要重奔福元巷。海棠花含噴不肯去，康海央告半晌，才由唐林，韓蓉，快手盧，三人結伴，繞道前往談家。

那擄沙女俠華吟虹搜尋各處，未見賊踪，心中納悶；忙提利劍，按砂囊，循牆貼壁，往回走去。且走，且聽，且回顧，防備賊人的掩襲。到一巷口，微聞近處有一聲低嘯；忙止步側耳，聽了一聽，好四面悄靜，又沒有聲音了。女俠不敢冒進，忽厲聲喝道：「好賊，那裏跑！」虛喝一句，往回退步，找到一幢民房，嗖的竄上去；登牆頭，急往巷

內瞭望一下。「哼！」忽望見數丈外，一座民房一道短牆之後，藏伏著一個人影，攀牆探頭，正望自己這邊看。

女俠忙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人影不答，一鬆手，忽然溜下牆去。女俠道：「咦！忙往屋頂上一竄，急縱目追尋那條人影；只見那條人影閃閃躲躲，從平地上兜繞，好像要抄自己的後路。女俠勃然大怒，道：「哈哈！好賊，你還真打算計我？」也悄悄一竄，要溜下地來。却又一停身，展眼重往四外一看，道：「哦，這裏房上還伏著一個哩！好賊，你們來了多少人哪！」登時輕輕的跳落平地，把五鳳劍一按；預測地勢，蹣手蹣脚，從斜刺裏迎上去。道：「先毀了這一個再說！」

搏沙女俠趕上一步，伏在巷內牆隅。也就是剛剛藏好，只聽得嗖的一聲。女俠秀眉一舒，利劍一緊；驀然間，舌綻春雷，喊道：「狗賊看劍！」刷的一劍刺去。迎面的人影剛剛往外一探頭，利刃當胸已到。「呀！」的一聲叫，往旁一閃，手中一雙兵刃往外一封。嗆啷一聲響，女俠霍地往旁一竄；那對面人影也霍地往外一竄。

五鳳劍精鋼百練，薄刃分毫沒傷，搏沙女俠放了心，急凝眸打量來人。月色黯淡，牆影遮掩，看不十分清晰；只看出此人一身夜行衣，挺拔的身形，雙眼炯炯有光，頷下無鬚，肋下佩囊，手握着一對奇形兵刃，下似虎頭鉤，上似鈎鏢槍，短短二尺八寸長；

正是初路江湖的少年壯士陳元照。

陳元照抖擻精神，上前索戰。明知女俠認錯了人，他偏存着試招的心，要趁此機會，驗驗自己苦學來的技藝。將計就計，一聲不響，忽把雙奪一錯道：「好丫頭，快把劍丟下，饒你不死！」將右手的卍字奪上舉齊眉，左手的卍字奪平舉當胸，一對大眼一瞪，氣勢虎虎，打量搏沙女俠。但見搏沙女俠中等身材，輕盈的身段，高矮和自己差不了許多，年歲也相彷彿；頭蒙着藍絹巾，身穿對襟挖雲青短衫，當中一排連環白鈕；腰繫白巾，下穿青色肥管褲，脚登淺雲窄靴，越顯得蜂腰扎臂，體態輕靈。月光下看不清面色，只辨出鴨蛋臉，圓下頰，曲眉俊眼，小口通鼻；左肋懸囊，右手握劍，也側着身子，正凝眸打量自己。

搏沙女俠十分驚異，自己一劍猝擊，攻敵不備，自信力猛招疾，敵人不死必傷；那知人家雖然心慌，並不手亂，竟會將自己這一招輕輕架住。不由得把敵人看了又看，又把敵人手中那對奇形兵刃釘了數眼，然後厲聲叱道：「好惡賊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陳元照微微一笑道：「我老爺姓陳，你這丫頭好大的胆，竟敢持刀行兇！趁早把劍交出來，跟我打官司去。」

搏沙女俠華吟虹吃了一驚，忙喝道：「你到底是在幹甚麼的。」陳元照道：「老爺是

專管閒事的，你這丫頭叫甚麼名字？」

女俠大怒，登時雙頰通紅，厲聲罵道：「好狗才，你原來是朦事的！不用說，也是賊黨了。你家姑奶奶乃是山陽醫隱彈指神通華老英雄……」報到這裏，忽然嚙住；心想萬一這小子不是尋仇的賊黨，竟是找邪財的衙門狗腿子，自己把真名姓報出來，豈不是找麻煩？不如啞吃啞打，給他點苦子吃，趕跑了他爲是。急改口喝道：「你這東西一定也不是好貨！你是那一門的？可是峨嵋七賊的狗黨麼？快報個萬兒來，姑奶奶還你個痛快。」

陳元照只聽得「彈指神通」四字，不禁吃了一驚，忙回頭一看，心說：「怪不得她武藝這麼精熟，原來是我長門師祖彈指神通的門下。噫，這可糟，就許是我的長輩哩！怎麼辦呢？」心中打鼓，又回頭瞥了一眼；他的石伯父並沒出頭，便有了主意，暗想：「我先不認賬，先跟她過過招看。」立即喝道：「丫頭，老爺是上三門的，閒話少講，看招吧！」將卍字奪一錯，踏中宮，走洪門，立時發出進手的招術。擲沙女俠凝眸一看，立刻左手一插劍訣，斜身側步，右手劍往面前一幌；一個劍花，從上往下一旋，輕身提劍，往左連搶三步。一換式，劍鋒一轉，揉身進招；兩人登時交起手來。這功夫，從巷內悄悄的溜出一條人影，借牆掩身，探出半個頭，在暗中觀招窺戰。

兩個人這一遞招，棋逢對手。搏沙女俠的劍法，家學淵源，頗得輕靈巧快之妙，點，崩，截，挑，刺，扎，六字劍訣，運用開十分精熟；只是連戰數敵，未免有點力虧。陳元照却是生力軍，這一對卍字奪又是外門兵刃，摘，解，撕，掙，剪，格，攔，迴環運用，變化迅疾，專能奪人的兵刃。若論功力，到底女俠略勝一籌；但在這時候，只走了二十餘招，女俠便處處受到牽制，陳元照的雙奪招逼得人。搏沙女俠不覺大怒，劍花登時一緊，激起鬥志；索性要用本門的劍法，把敵人打敗。嬌叱一聲：「好賊子，教你看劍！」招數一變，施展華家門中『八卦連環劍』的絕技，猛攻上來，身隨劍進，翩若驚鴻，五鳳劍『白猿獻果』，直點咽喉。

陳元照見女俠忽的一變劍招，也把精神一提，喝聲：「來得好！」立刻也展開雙奪的絕技；反用右手奪一封劍身，左手奪『托天換日』，驟往女俠面門點去。搏沙女俠這趟劍，變化巧捷，虛實莫測；條的搭劍訣，領劍勢，一斜身，『倒轉陰陽』，右手劍一沉一提，劍尖下挑敵腹。這一劍撩上，立刻洞腹穿胸。陳元照急將雙奪一帶，『怪蟒翻身』，從左往後一旋；『斜劈華嶽』，雙奪挾勁風，上砸女俠的頭胸。女俠華吟虹一撥頭，讓招進招，立刻右腕『黑虎捲尾』，青鋒逕掃陳元照的下盤。陳元照往起一提腰，聳身躍起七八尺高，往下一落，正跳到女俠華吟虹的左側。雙奪一分，右手奪刷地外展，『

鳳凰展翅』，奪鋒橫劃女俠的左肋。搏沙女俠連五鳳劍，用『抽撤連環』，劍鋒一掛陳元照右手銀花奪的卍字，「噲」的一聲輕嘯，劍尖跟着往外一送，下削陳元照的脛臑。陳元照猛一擰身，右手奪翻回，抄劍底往上一崩，女俠趕緊撤招。

八卦連環劍還不能取勝，女俠心中焦怒；登時施展『倒洒金錢』絕命三招，刷的一劍，『魚躍龍門』，劍光疾如電掣，直奔陳元照的面門。陳元照一退步，急用『橫架金樑』式，右手奪剛剛往上一找劍身。女俠華吟虹倏然變招爲『玉女投梭』，往左一撤步；劍隨身走，再往外一挺腕力，劍尖又刷地疾如電掣，猛點陳元照的心窩。但是陳元照的左手奪已到，右手奪沉下來，『左推右攬』，卍字奪也疾如電火，竟把劍鋒摀住，搏沙女俠忙撤劍收招，已來不及。兩個人各往回一奪，單劍不如雙奪，女力不敵男力，陳元照大喝一聲道：「鬆手！」左手卍字奪突然一鬆，一推，奪尖閃閃外吐，順着女俠的劍刃，往外滑割出去……

搏沙女俠華吟虹，若不鬆手，便要斷腕。當下，疾如閃電般把手一鬆；脚尖點地，往外一跳。噹的一聲，利劍落地。陳元照哈哈大笑道：「丫頭，那裏走？」……却道搏沙女俠掌中劍才失，刷的往外一竄；脚尖未容落地，早將皮手套往右掌上一套。登時斜身回頭，『犀牛望月』，左手把皮囊往前一推，右手皮套往囊中一探；用五毒神砂，

要敗中取勝，來傷敵人。——當此時，危髮千鈞，驀然聽窄巷中有人大喊一聲：「姑娘住手！我來了！」倏的一條黑影，兔起鶻落，飛竄得敗退揚砂的華吟砂，和乘勝進攻的陳元照兩人中間。

陳元照回頭一看，忙側身一躍，退到一邊，把雙奪收起。搏砂女俠不由一楞，纖足點地，嗖嗖地連退出數丈外。掌中砂暫握未發，急厲聲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

來人答道：「自己人，別打！」

女俠側身怒目，打量來人；這是五十來歲的一個夜行人物。胖矮身材，頭大臂長；背插單刀，左右兩肩斜跨着兩副鹿皮囊，分垂在間肋下；一邊分明露着匣弩，一邊類似裝着飛叉飛鏢；肩頭上鼓蓬蓬的，還像帶着別樣暗器。正是陳元照的保父，多臂石振英。石振英雙臂高舉，空着手，連連搖擺道：「都是自己人，不要動手！」回頭向陳元照說道：「快把兵刃收起來，這全不是外人。」這才俯腰拾起墜劍，倒捏着劍尖，滿臉陪笑，向華吟虹走來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大概不認識我，我剛才看見你那趟八卦連環劍，我就曉得你一定是我長門師叔彈指神通華老英雄的門下。但不知姑娘跟華叔父是怎麼個稱呼？」

搏砂女俠十分驚異，凝着一雙星眸，把石振英看了又看；仍恐對手挾詐，小心戒備



着，只不答石振英的問話，反而盤詰道：「你別管我是彈指翁的甚麼人，你先說你是甚麼人？你趁早快說實話，少弄詭招；不然，我要對不起了。」

多臂石振英暗暗佩服，這麼二十來歲的姑娘，竟這麼精細，連忙報名道：「姑娘，我在下姓石；名叫石振英，我那家師就是華老英雄的二門師兄齊宣穎；華老英雄却是長門師弟。姑娘怎麼稱呼？」女俠聽了，又把石振英打量一眼；見他佩弩帶囊，身挾數種暗器，又是頭大身矮，知道不假；楞了片刻，方才答道：「哦，你莫非是青陽的多臂石振英石大哥麼？」石振英忙答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在下正是多臂石振英；如此說，姑娘一定是華師叔的……」華吟虹答道：「我就是我父親的女兒。」說到這裏，石振英嘆嗤一笑；華吟虹俏面微紅道：「您的師叔彈指翁就是我父親，原來您是我的師哥。但是這個人是誰呢？」用手一指陳元照。

多臂石振英大喜道：「姑娘果然是我的師妹，您的乳名不是叫紅麼？」華吟虹哼了一聲道：「甚麼紅啊紅的，我就叫搏沙女俠華吟虹。石大哥，我請問你，到底這個人是誰？」又一指陳元照。

石振英不知道無意中已經得罪了女俠，忙答道：「十多年不見，想不到師妹竟練得這麼一身好功夫，真是『將門出虎女』了。您問這個小孩子麼？……」不禁一捫短鬚，

欣然說道：「他不是外人，就是愚兄的義子；他原是陳嗣同陳師弟的兒子，他叫陳元照。元照過來，見過你這位師姑。小子渾濁猛楞，要不是我攔這一下，五毒砂一揚，焉有你的命在？還不過來，謝謝你師姑手下留情！」說着，走前一步，極力陪笑，將那把劍倒捏着又遞了過去。女俠身子一扭，把劍接過來，一張微黑的俏臉臊了個通紅；正要張嘴發話，陳元照已搶過來行禮了。

陳元照在旁聽清，心說道：「又跑出一個師姑！」揩起了雙奪，慢慢走上前，雙手一舉，深深作揖道：「師姑！小侄陳元照，給您……」石振英斥道：「這孩子，這是你師姑，還不給你師姑磕頭！」陳元照最怕磕頭，無可如何，才又跪倒，磕了一個頭。爬起來，又叫了一聲：「師姑，您老好！」

不想搏沙女俠突然把秀眉一挑，雙眸一張，將手中劍掂了掂，忽然把頭一扭，嘻嘻的連聲冷笑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原來是陳大爺陳壯士，您的尊法真好！」回頭來，向石振英厲聲說道：「石師兄，您的義子功夫真好，難爲師兄您怎麼教來；剛才差點沒把我的手腕子剪了。這都是我學藝不精之過，連戰了幾個敵人，就後力不接了；該着栽跟頭，却喜沒栽在外人眼下。不過，石師兄，我小妹雖然無能，我還想跟您這義子討教。石師兄，你剛才來的太巧了。您早不來，晚不來，單等我兵刃出了手，差點沒毀

在您義子雙奪之下，您還是不出來。非等到我的五毒砂快撒把了，你老人家這才橫身這麼一擋；嘻嘻，你擋的真巧。其實您就不擋，憑您義子這一身功夫，難道還怕五毒神砂不成？來吧，石師兄，就請您做見證。我的劍法實在丟人；但是我還學了兩趟粗拳，和這半袋鐵沙子。就憑這兩樣，我還得請您這義子陳壯士，再賞臉賞我幾招。」說罷，「噹啷！」將劍攢在地下；雙眸一瞪，滿面含嗔，靜聽石振英答話。（終卷）

獅林三鳥（一）

全書一冊 實價人民幣

著 者 白 羽  
發 行 人 張 瑛  
發 行 所 上海廣藝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號

總店 上海福州路  
三七九弄二號 廣 藝 書 局

特約經銷處 南京教庚營大陸書局

◎外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◎

一九四九年八月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